陰隲文圖說

不看讀主
幸勿撕燬

貞部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ORIENTAL
COLLECTION
UNIVERSITY LIBRARY

6287

道光丁酉年重鐫

陰隲文圖說

板存京都前門外廊房頭條胡同西口內路南晉文齋刻字舖

陰隲文圖說

閩中黃正元泰一纂輯　光錡又韓

弟正綱會一泰閱　男光鈺守璞

山陽王龍池涵泉全校　光鎮定遠

莪川姜　旦魯齋　孫淮桐源仝正字

甫水周兆璧穀符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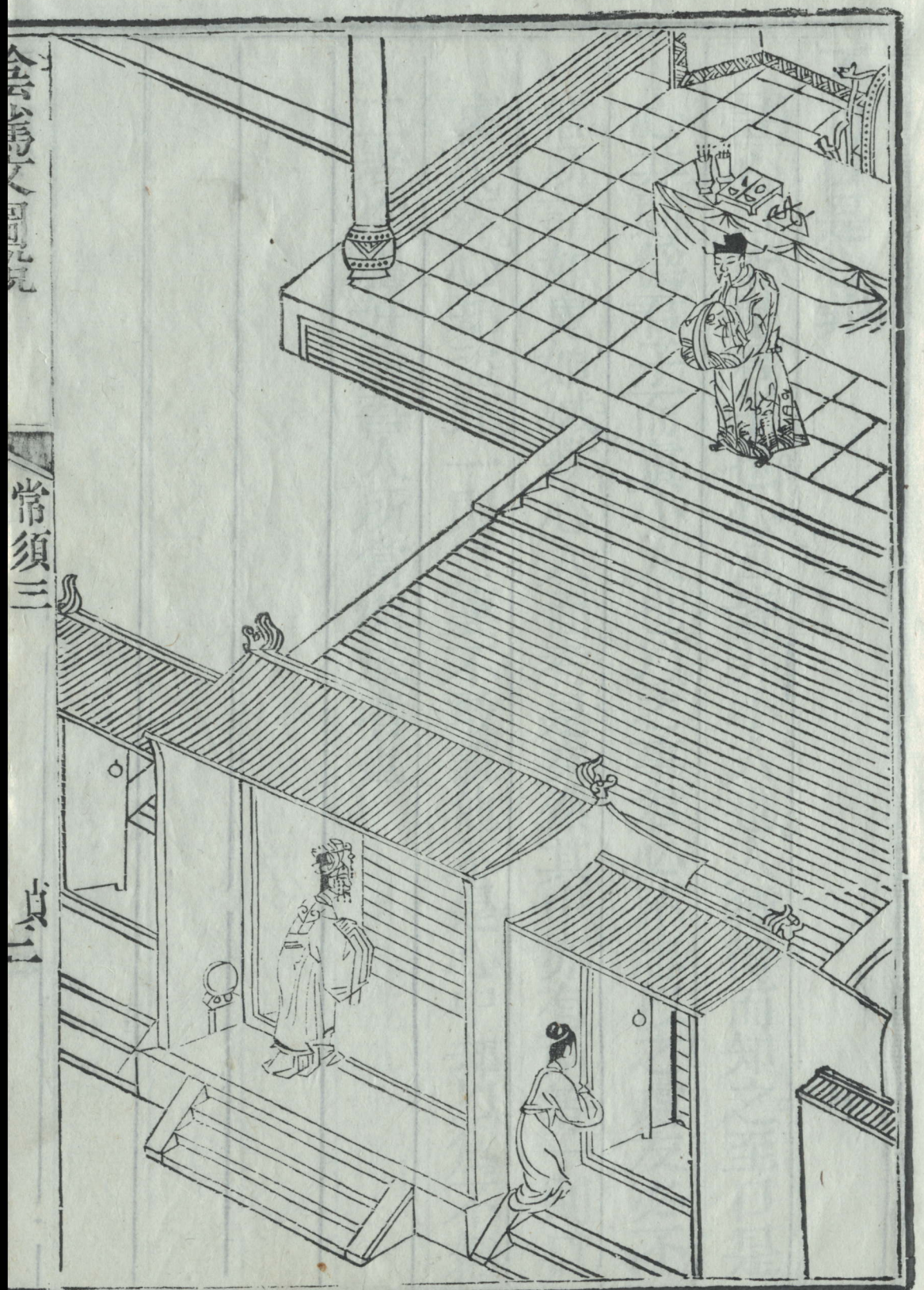
山陰姜公鑒行遠謄真

常須隱惡揚善

註隱。諱也。揚。稱也。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不隱。不可得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不可得矣。玩常須二字。有教人時刻留心之意。昔韓琦爲相。每見攻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閒見。人有小善。必歎手嘆服曰。琦所不及。如此德量。功名安得不遠大乎。

蘇州俞少保父。閒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窃一銅佛出。家人見而群
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
也。且此人素有善行。我所深知。爾輩勿疑。偷兒得免窘辱。拜謝而
去。

明萬曆間。江陰修縣誌。一廩生。負盛名。延之秉筆。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蹟。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階迎接。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誌。某生不訪氏行表彰。反將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烈當削其祿籍。婉諭二婦回。益二婦一從子會受封。一則民人妻也。道士以告生。生叱爲妄。明年果考劣奪廩。憤鬱而死。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人猶得而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僞君子而眞小人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是矣。然其中亦有兩等。一則口裏夷齊。心却盜跖。一則口裏不敢說他不是。心中却以爲不然。二者均屬奸險。吾人所當深戒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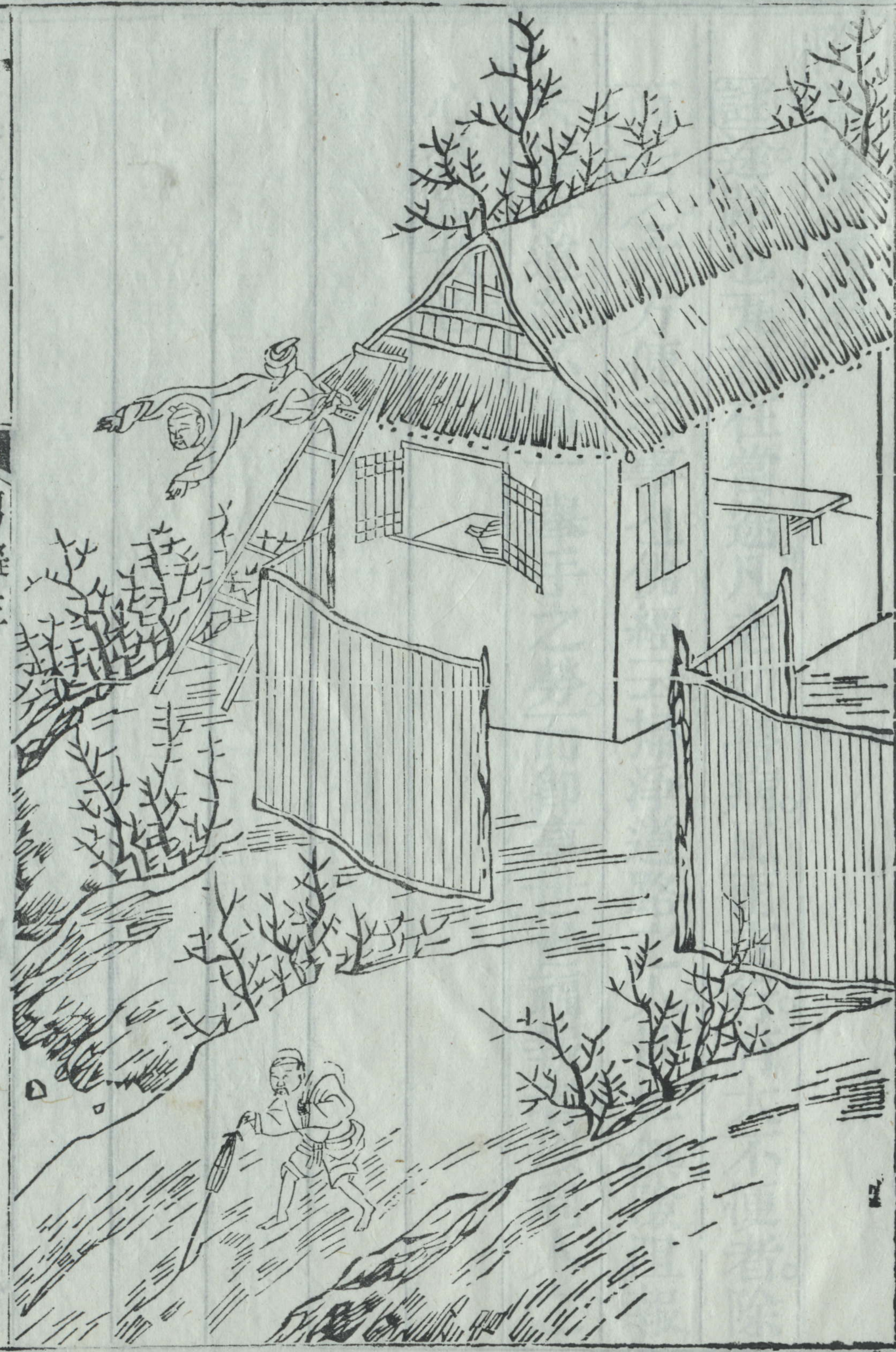
明翰林侍讀黃道周正色立朝。嘗參論尚書公某匕忘親戀位。在上前反覆奏辯。上怒聲色俱厲。道周終不爲屈。或勸之曰。天威不測。公何不稍爲曲從。以保身命乎。道周曰。臣之事君。祇有一心。若口是心非。是欺君也。欺君之事。豈可爲乎。上聞之益加愛重。

明吏部尚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恆向人稱道。
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道者一無所舉朝士
惡其口是心非據其事欵奏籍其家資之半以賑山東飢民終身
罷黜子孫流落向故時僚屬乞一文不得。

剪礙道之荊榛

註 荊榛。二木名。皆有刺者。剪。刪其枝蔓。拔其根株也。蓋道中有荊榛。最易鉤人之衣。傷人之足。往來不便。剪而去之。已之爲勞有限。人之受利無窮。所謂一舉手而斯世掌其福者。此類是也。

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榛鉤衣傾跌。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俱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忍痛掙起。用力拔去。根下灼灼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餅。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子孫相繼。世享豐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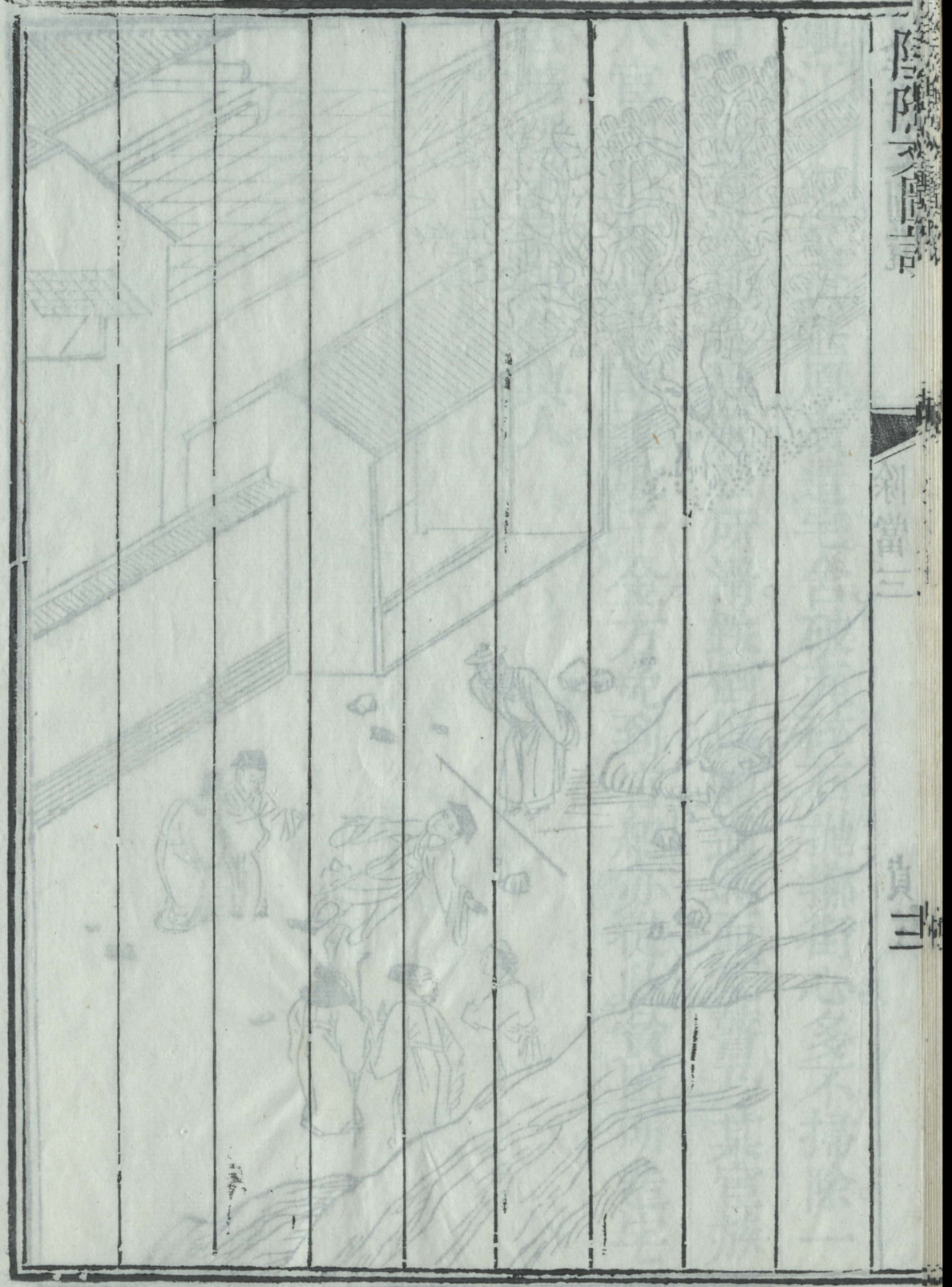
邨農周四有房一宅。獨踞高原。門前有路。往來已久。周惡其喧閙。遍插荊榛。由是往來者。皆從低處行走。天雨泥濘。每致傾跌。周一日升梯葺屋。見傾跌者。狂笑得意。不覺失足墮荊榛中。抓傷頭面。經年方愈。

除當途之瓦石

註 途路也瓦石在當途凡老幼瞽病風雨夜行有大不便者除而去之亦方便之事也佛經云掃淨道路之人世世無險阻報夫掃淨道路不過一舉手之勞而即享世世福報者以利人之心無窮故也

新安盧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兎片石塊。必除去之。年六十有七。病卒。有二童持旛。引見幽冥教主曰。爾在世。刻刻存方便心。應增壽二紀。命目連僧。折桂花二枝授之。曰。此爾歷來除兎石之報也。遂得還魂。後壽至九十有二。子俱登科甲。

鎮江丁紀家資甚厚廣造宅舍破甃碎石拋擲街心多不掃除一日有瞽者過其處爲甃石所滑跌倒傷額逾時而死瞽乃某宦族人宦卽借此居奇詐至數千金方免到官紀亦從此貧困所造宅舍修理未完卽售與人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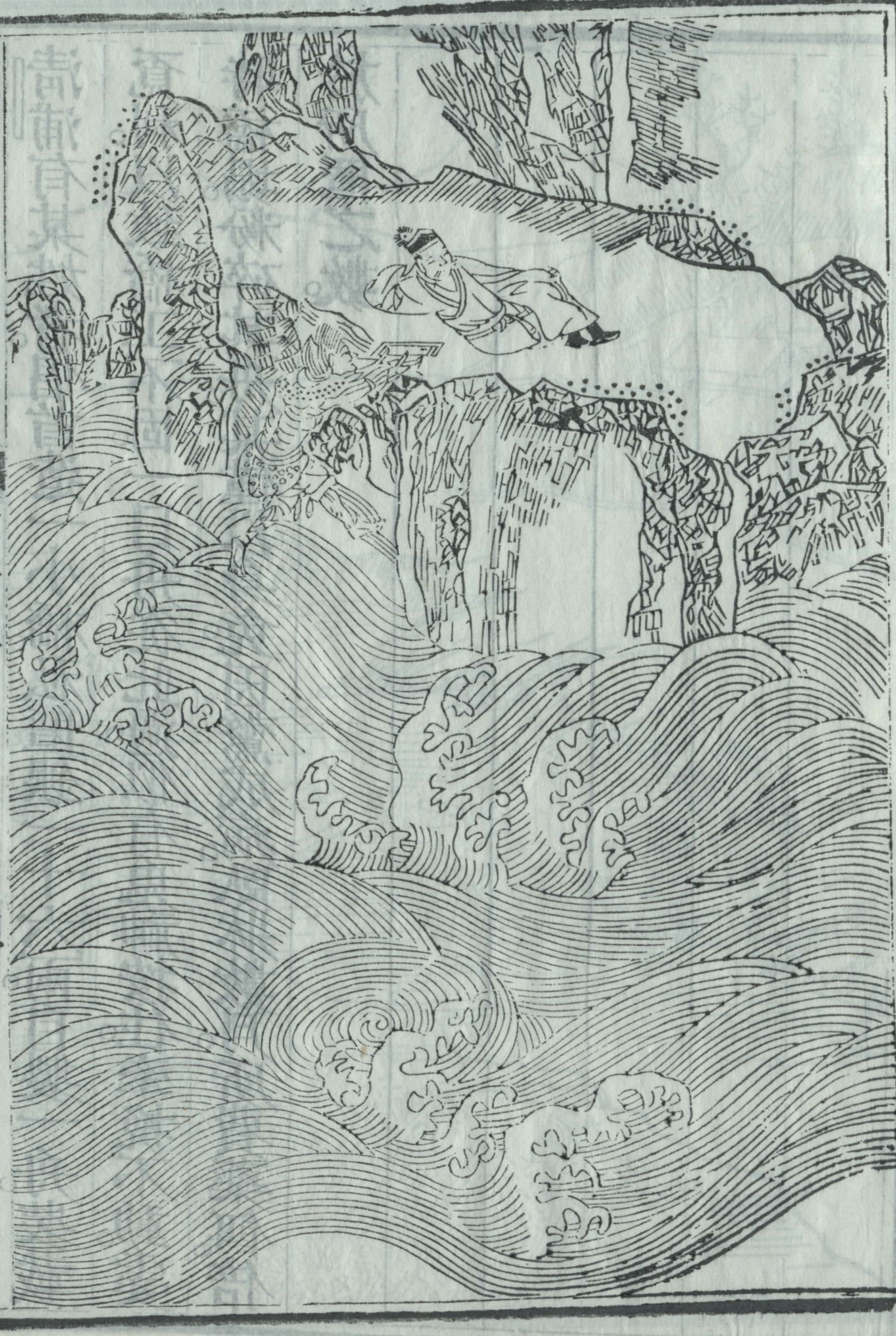
註崎嶇不平之貌。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有大力者。舉而修之。洵屬無量功德。嘗見路之坍塌者。往往焚頂燃指。忘身募化。以利行人。吾輩家有餘貲。固當獨任其事。倘或未能。邀衆而共成之。亦善事也。安可坐視不理。爲行僧所竊笑耶。

淮陰馬廠地方。路逕煩雜。行者迷惑。舊有逼衢。日久圮廢。貢士王爾師捐數百金。僱工修築。闢道九百餘丈。崎嶇之路。盡成坦途。計爾師一生。凡修路數十處。功德浩大。故其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泗州霍從禮。家貲巨萬。性極慳吝。邑有小路。兩傍皆水。坍卸已久。往來不便。有老儒倡衆修整。募至禮家。一文不助。且曰。爾等爲此。不過作酒食計耳。老儒受誣。慚阻事遂不行。後禮雨夜過其處。失足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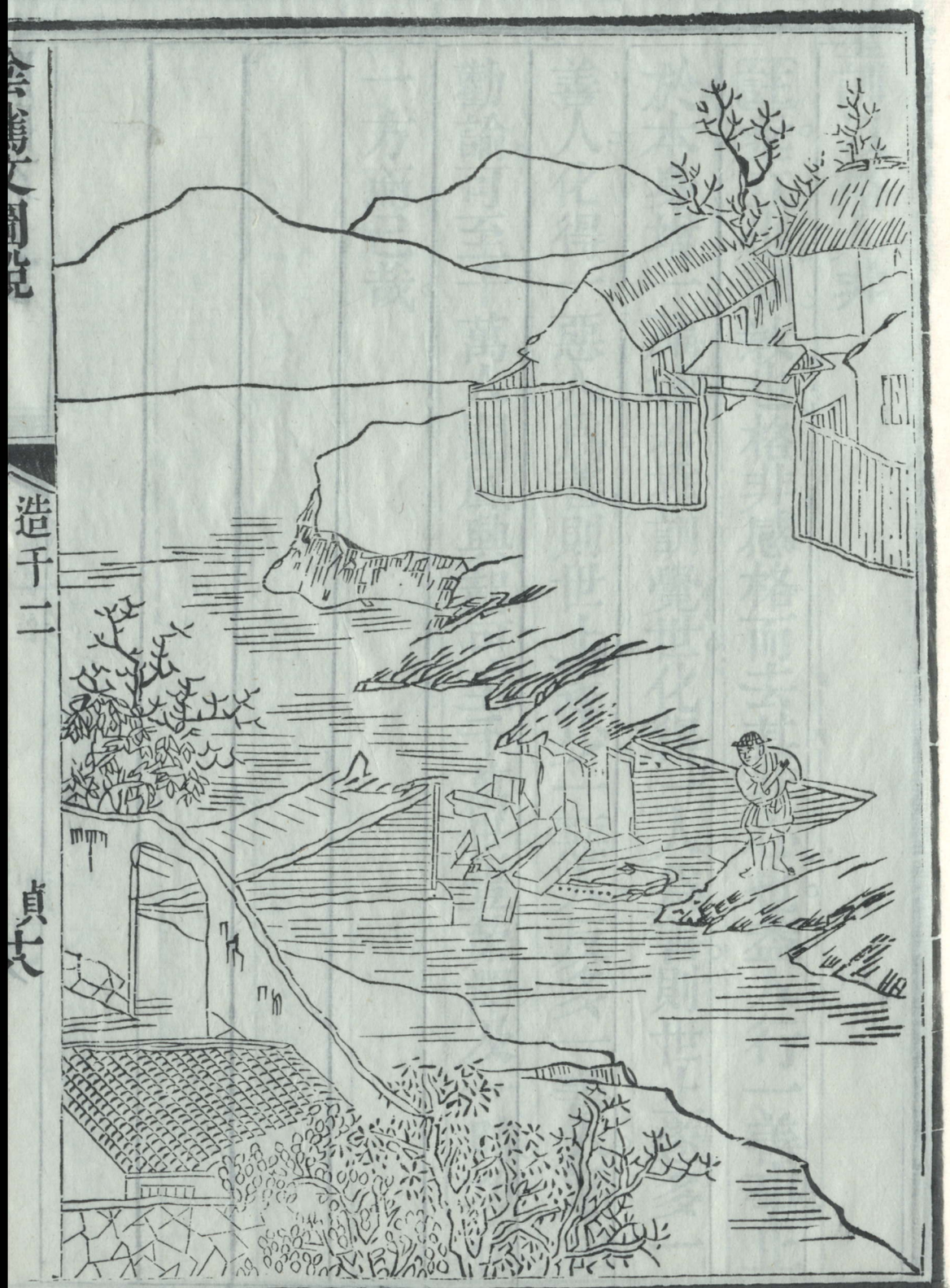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向所未有而創建之謂之造現在傾圮而修整之亦謂之造造橋之費甚大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又未必有心若有力者勉其所能爲有心者倡其所欲爲或獨任或募化及其成功獲報一耳佛經云造橋之人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百世賴其功故也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有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無算襄欲壘石爲橋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爲文檄海神遣吏持往吏酣臥海厓得回文惟一醋字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山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人萬民頌德襄位至執政子孫貴顯

清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二十六兩。自製一舟。裝載覓利。以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似有鬼神按住。牽挽不動。霎時橋塌。粉碎其舟。某僅以身免。因驚成病。臥牀數月。所費藥餌。倍於所匿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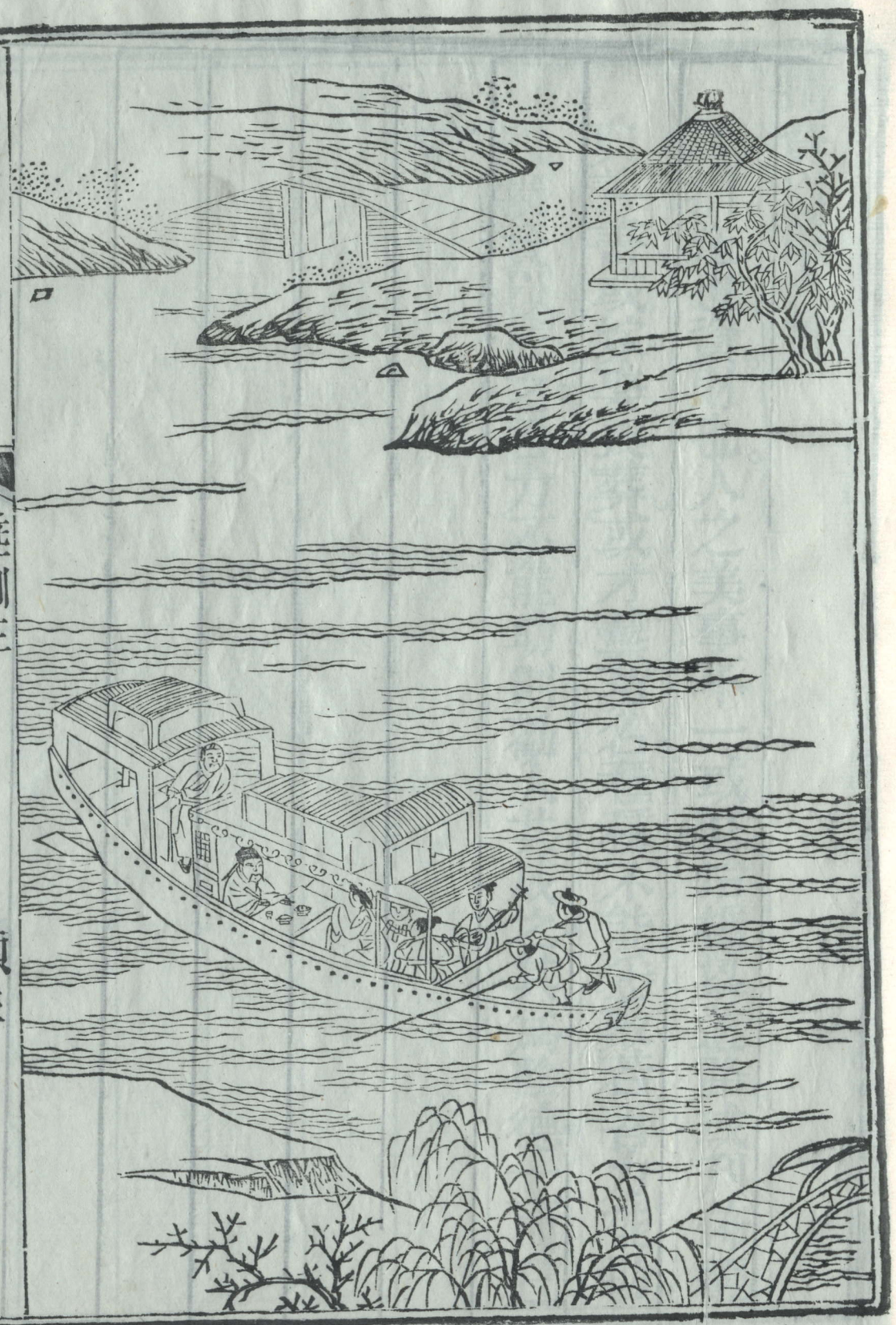


乖訓以格人非

註乖立也訓教也格非感格而去其非心也蓋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福德若乖訓覺世化得一人爲善則世上遂多一善人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遂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遞相勸諭可至千萬人聞風興起可至千萬世豈第澤及一時功在一方而已哉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扶病寫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神同一仙長至曰上帝因汝寫心命歌勸人同心者甚衆特令天醫治汝之疾汝壽本四旬今延三紀矣於是服藥有效後果享壽七十有六

昔有某士。恃才放誕。薄孔孟爲迂儒。常駕畫舫。攜女樂一部。歌舞宴樂。自命風流才子。平日著作。皆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某死後。家無積蓄。女孫數人。流落無依。因嫻習歌舞。遂作倚門獻笑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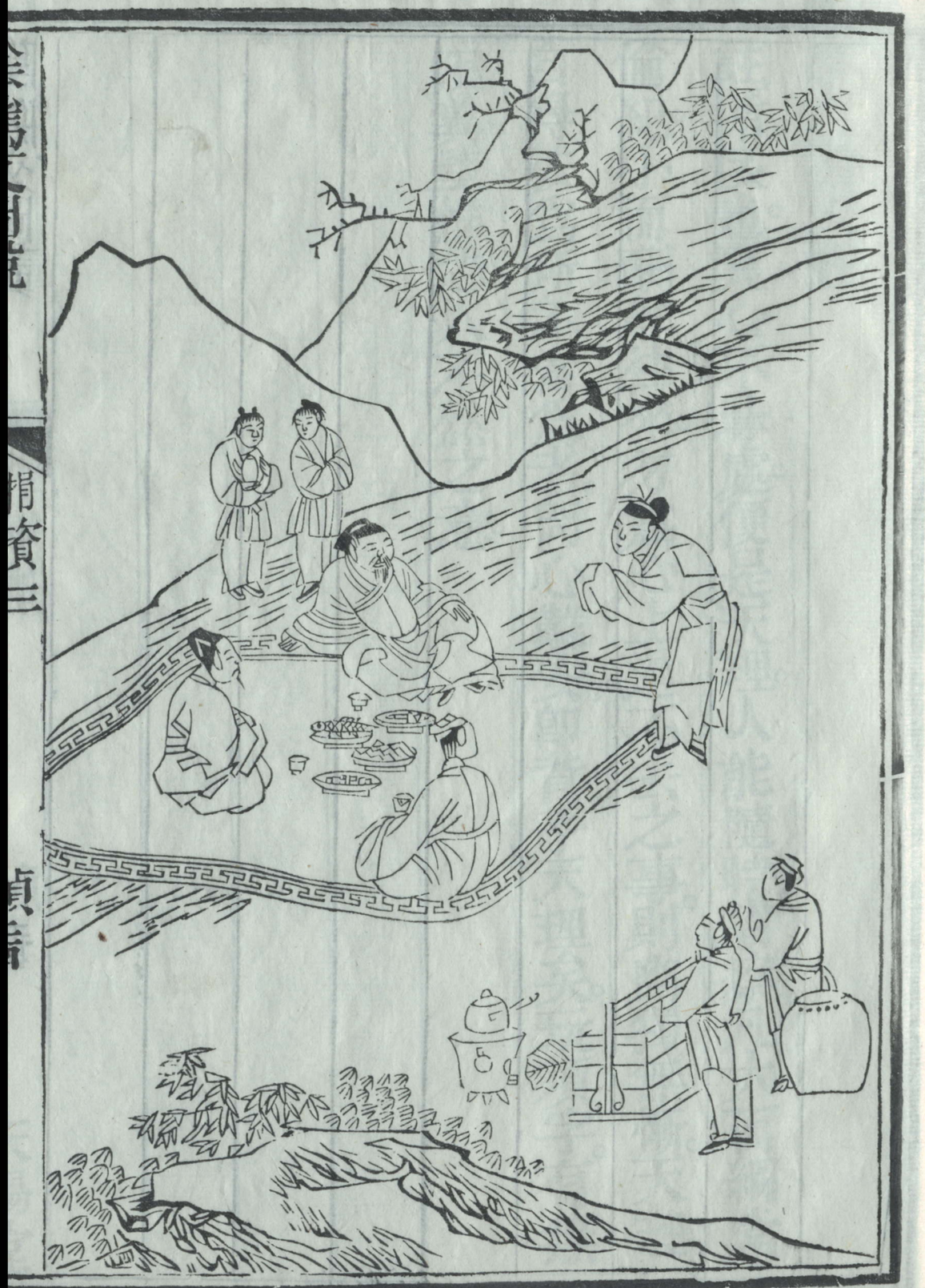


捐資以成人美

註捐施也資財也人之美事不一或修治橋梁道路或刊佈經典善書或嫁娶喪葬或才藝功名種種不能悉數若吾力能助則損資以成之吾力不能助則勸人共成之其爲陰德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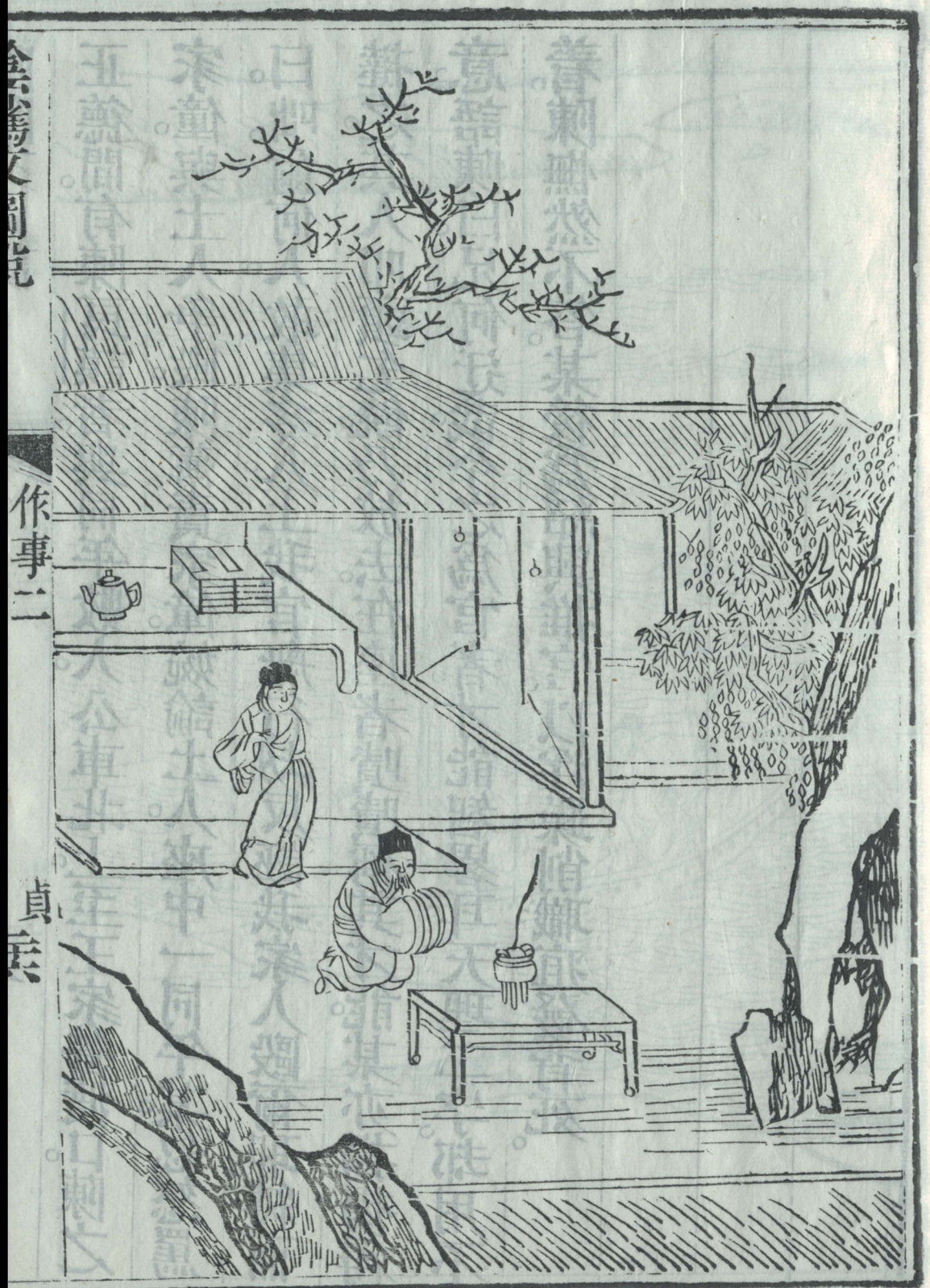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在淮揚有孫秀才來謁公助錢十千明年又來謁復助錢十千因問何以汲汲如此孫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曰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爾非乞客吾補爾爲學職月得三千供養爾母爾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聞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即前孫秀才也公嘆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者乎

孟法善山西富室也一日偕友携樽出遊郊外有遠方貧士求見云欲上京應舉缺少路費告貸十千時法善已醉見其人襤縷戲之曰求功名者必具貴相子貌如是豈發跡之人哉衆友相和而笑貧士羞赧無地後五年山西有謀不軌者發臺中勘問一御史將法善名列入奉旨逮問籍其家御史即前受辱之貧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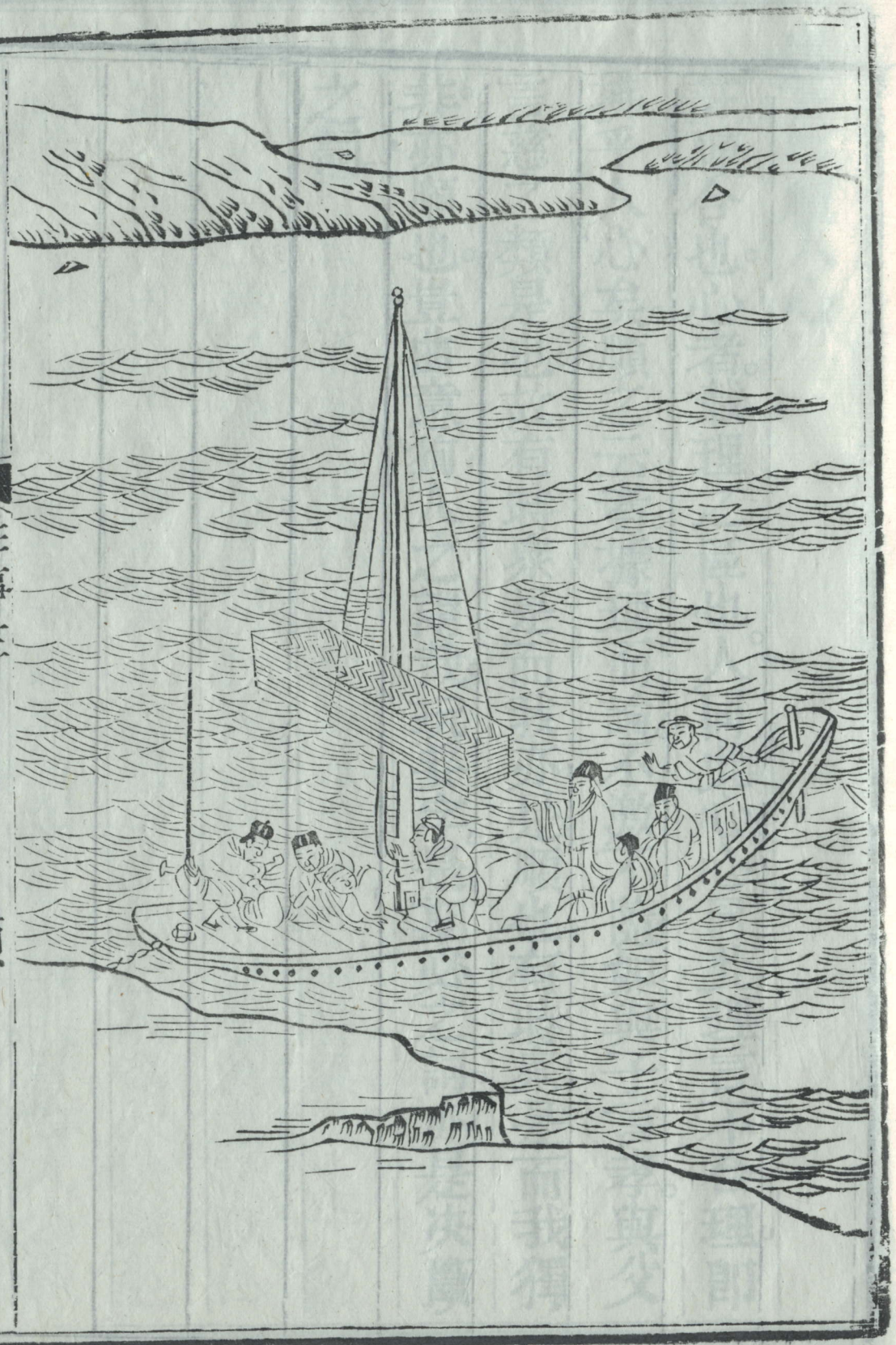


註循。依也。良心不昧處。便是天理。人能隨時省察。凡大而綱常倫紀。小而酬酢往來。勿爲心上過不去之事。則幽獨無慚。天理自得。彼爲所不當爲者。問心難安。卽背乎天理矣。玩須字有無限望。惟恐人不然之意。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依理而行。課兒力畊。僅給衣食。每日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飡薄粥。清福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一家骨肉。不致飢寒。又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後九韶壽登一百二十歲。朝廷月給米肉布帛。賜額。理四字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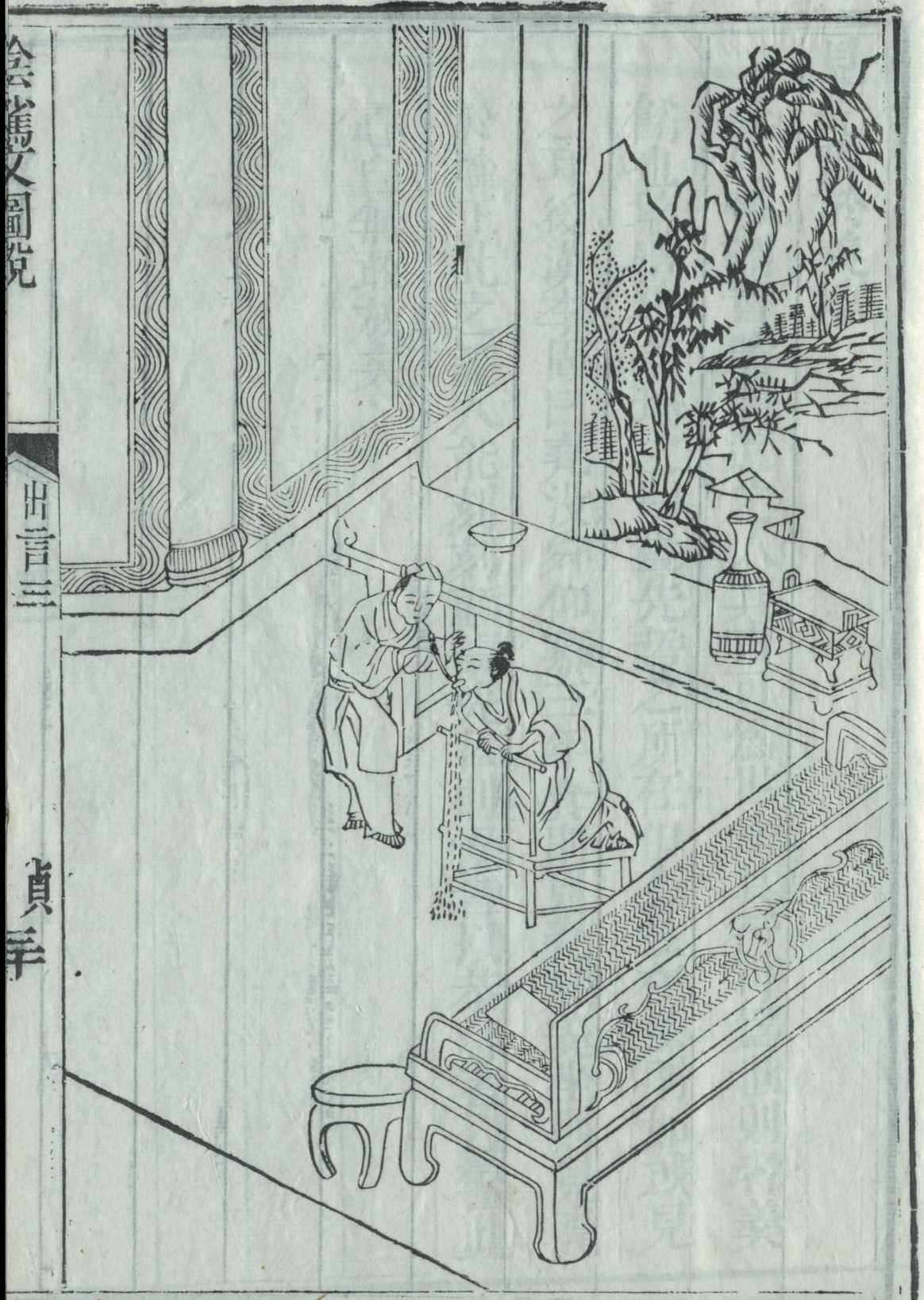
正德間。有陳良謨者。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薄責家僮。婉諭土人。座中一同年某。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刼。反誣我家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饒。乃放去。在座者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畧耳。天理二字。却用不着。陳憮然不答。某後爲紹興推官。以浮躁削職。疽發背死。



出言要順人心

註順合也。心者。載理之區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言不合理。即拂乎人心矣。順之云者。據理而論。不激不隨。如與子言孝。與父言慈之類是也。故有時衆是而我亦是順也。有時衆是而我獨非亦順也。豈曲意狥人之謂哉。玩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是決斷之詞。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據理直談是非非皆合人心將終預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師魯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范哭之痛師魯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公豈不曉乎言訖而逝合家俱見無數旌旗來迎師魯乘馬上升踰時方沒



祝期生有口才。專一顛倒是非。尤好言人短處。雖端人正士。亦曲加詆毀。必敗其名而後已。晚年忽病舌黃。發時必須刀刺。血出升餘乃止。一歲常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血枯而死。葬後尸爲群犬所食。

註先哲。謂昔時明道之人。其言可爲世法。其行可爲世則者。羹餚也。墻壁也。羹墻之間。豈先哲之所在。但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耳。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墻。正此之謂。人能刻刻顧諟先哲。則慢者以恭。怠者以警。此心自無敢放矣。

唐張九成。八歲時。終日閉閣不出。鄰舍生從籬隙窺之。見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每語人曰。予謫嶺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供孔子顏子像。晨夕瞻禮。心志肅然。若有一毫愧怍。其對孔顏也。如撻之市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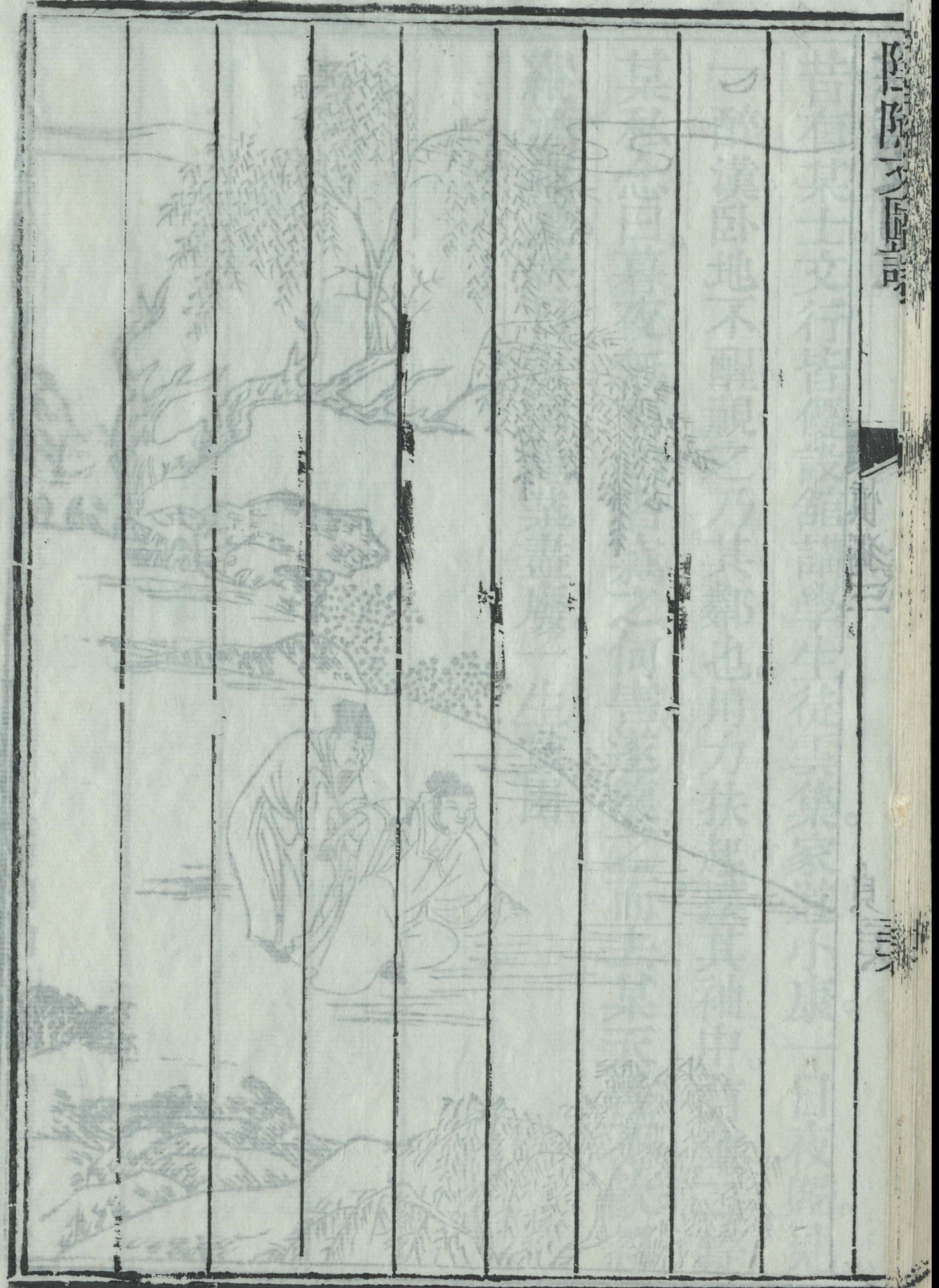
李退夫隱居南岳。毎以不遇眞人爲憾。一日採藥。至山深人靜處。忽聞棊子聲。舉頭視之。見二人坐松樹杪對奕。退夫大喜。上前致敬。方問道間。俄見美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不知所之矣。

慎獨知於衾影

註慎敬謹之意獨知謂念慮方萌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衾被褥也影形影也慎獨知於衾影即蔡元定所云獨寢不愧衾影獨行不愧影是也蓋方寸之間或善或惡跡雖未露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自家却甚明白於此着力防閑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餘姚王華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一妾夜奔公峻拒之妾曰暮夜無知且係主人意也出一帖上題曰欲乞人間種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明日辭館去秘而不洩一日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之方醒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延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姓名只馬前彩旗上一聯云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神明年華果狀元及第後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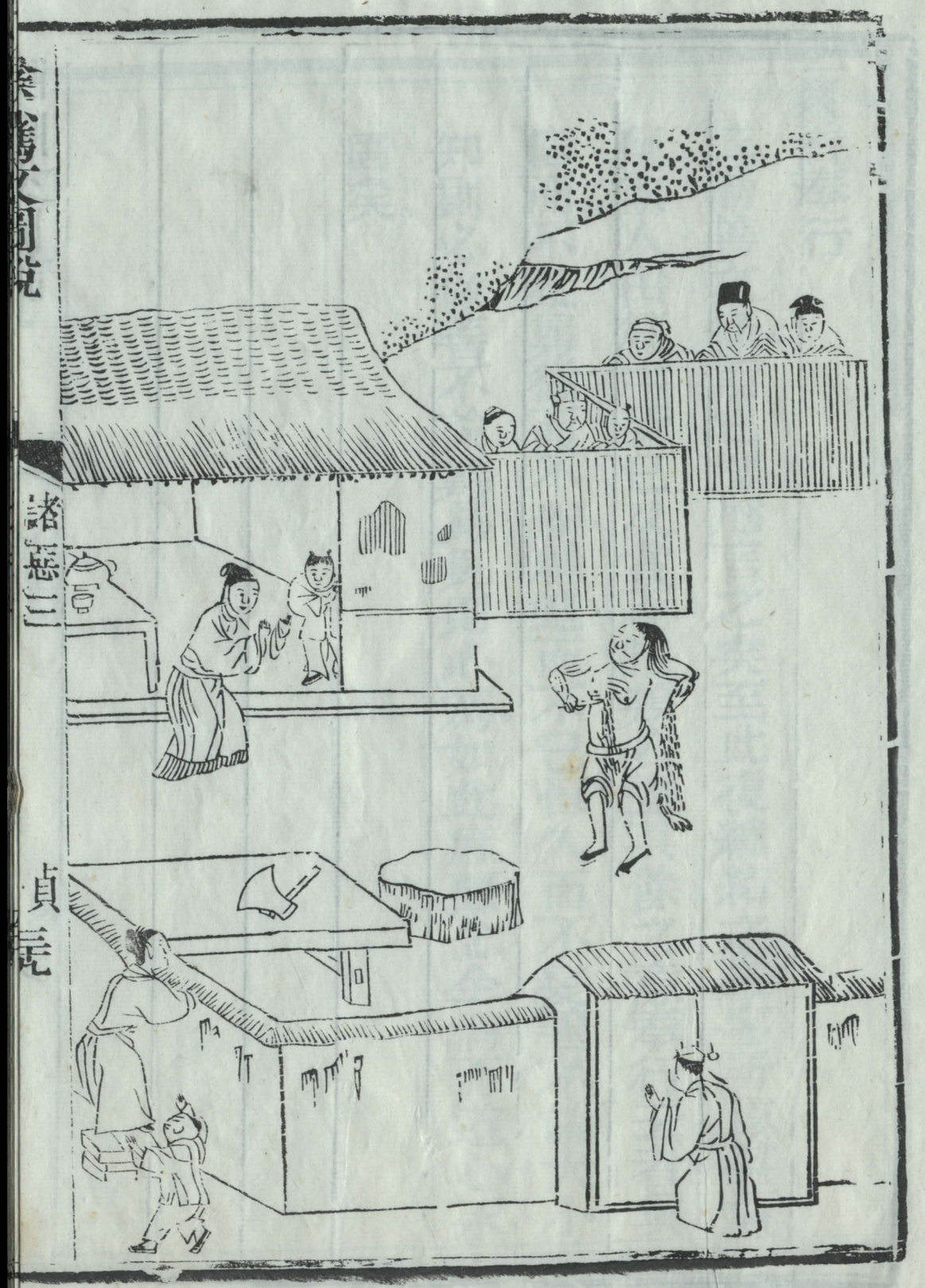
昔有某士文行皆優設館講學生徒雲集家道小康一日夜歸見一醉漢臥地不醒視之乃其鄰也用力扶起摸其袖中有金二錠某私念曰暮夜無有知者竊之何害遂懷之而去某天性不飲忽縱酒無度終日沉湎館業盡廢一生貧困



註戒惡之條。前已歷歷言之矣。至此復總結之。諸字所包甚廣。有欲人由篇中所已及者。而推類以盡其餘之意。蓋去惡無異治病。一毫沾滯不得。一毫容留不得。若稍有沾滯容留。便如人病初起。病魔尚遲迴左右。斯須不謹。則乘虛復入矣。顏子德稱亞聖。其得手功夫。不外克己二字。克己者。諸惡莫作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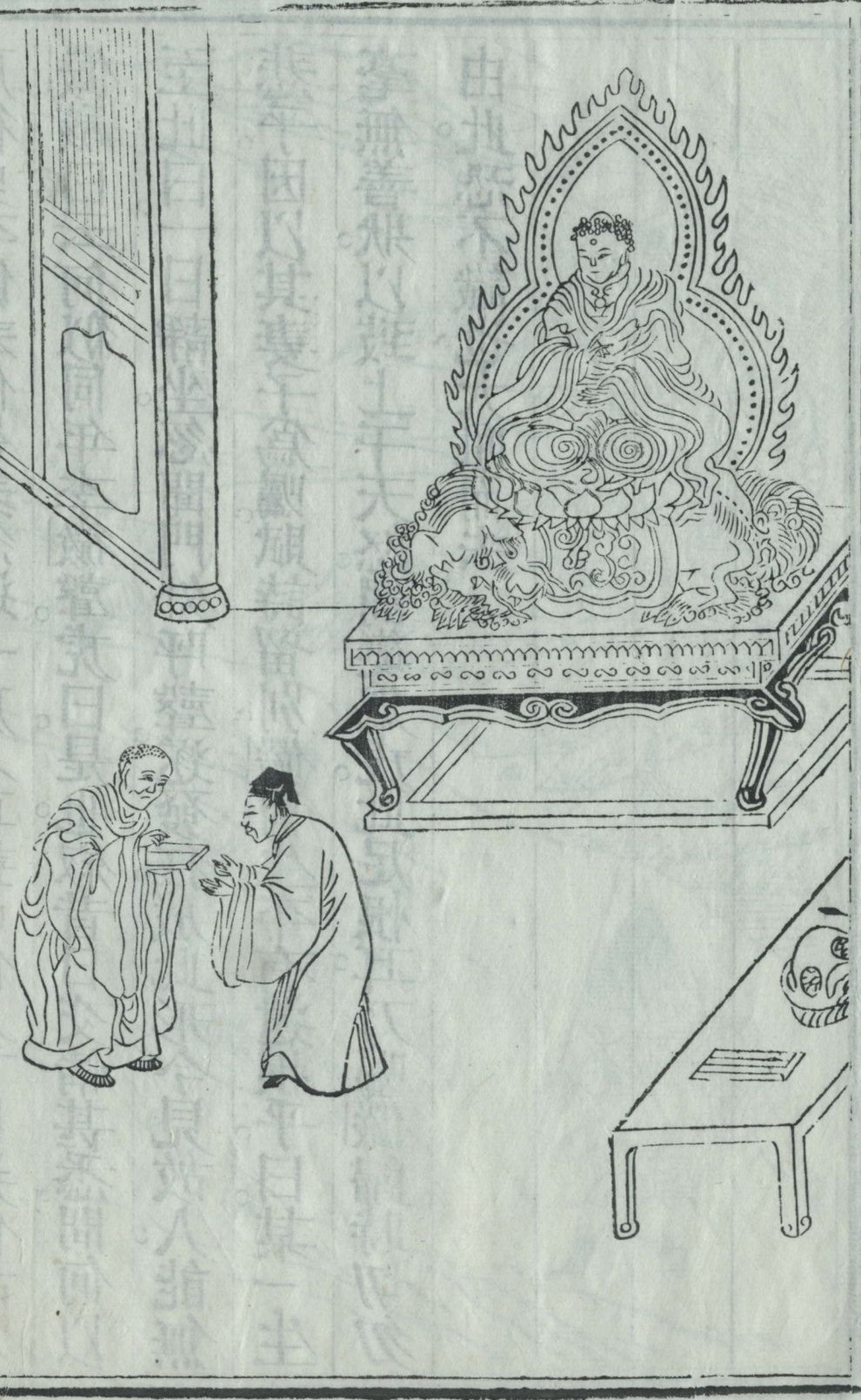
江西俞良臣博學多才十八歲爲諸生以去惡不力七科不第年四十七潦倒益甚止一幼子失去無踪妻因痛子兩目俱瞽後於除夕得遇竈君明示其故因敬發誓願痛改前非凡一舉一動皆如鬼神在傍不敢少欺如是三年即舉鄉薦連登進士子得完聚妻目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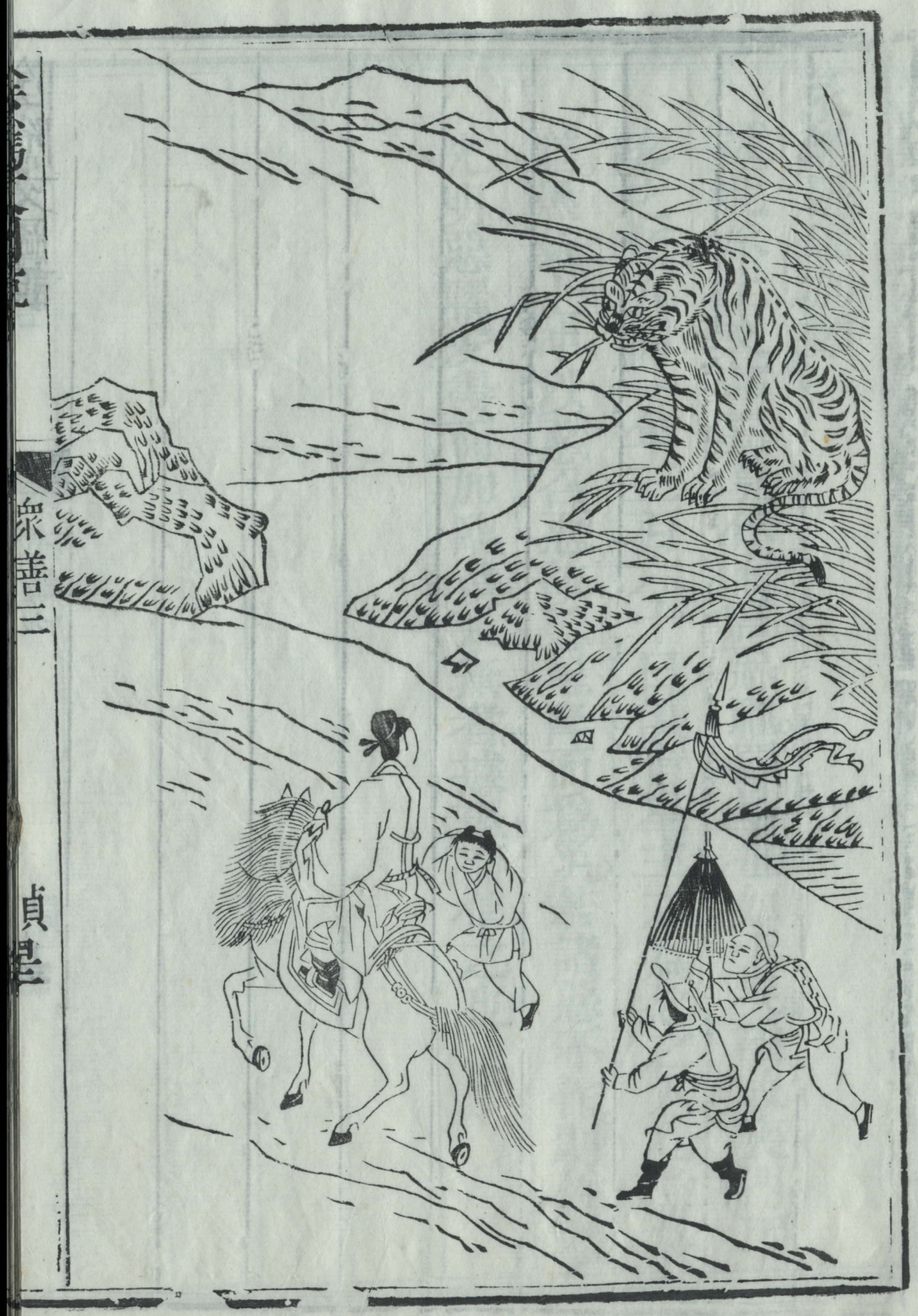
秀水屠戶潘琪。殘忍克暴。無惡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告之曰。吾死即當入地獄。閻君曰。罰惡之典。陰司毫釐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相隔。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可憫惻。今潘琪罪孽已極。着令暫還陽世。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我宣淫之報。自砍一手。曰。此我屠宰之報。自剖腹剜心。曰。此我陰險之報。其妻恥之。將門緊閉。不容人入。里鄰俱繞墻聚觀。琪復大呼曰。爾等切勿作惡。似我受此慘報也。言訖而死。



註勸善之條。前已歷歷言之矣。至此復總結之。衆字所該甚廣。有欲人由篇中所已及者。而推類以盡其餘之意。奉行云者。眞信而不疑。勇猛而不懈。精進而不已。恒久而不變。善不論大小。知則必做。善不論難易。見則必爲。如此庶惡念全消。而道心永固矣。

袁了凡少時。卜者決其不壽且無子。一日遇雲谷禪師授功過格一冊曰。依此行者成眞。幾百人富貴。幾千家矣。子其勉之。袁拜而受之。自是每日奉行數善事或數十事。毫不間斷。積至三年。萬善圓滿。遂成進士。享壽七十餘。子儼亦登科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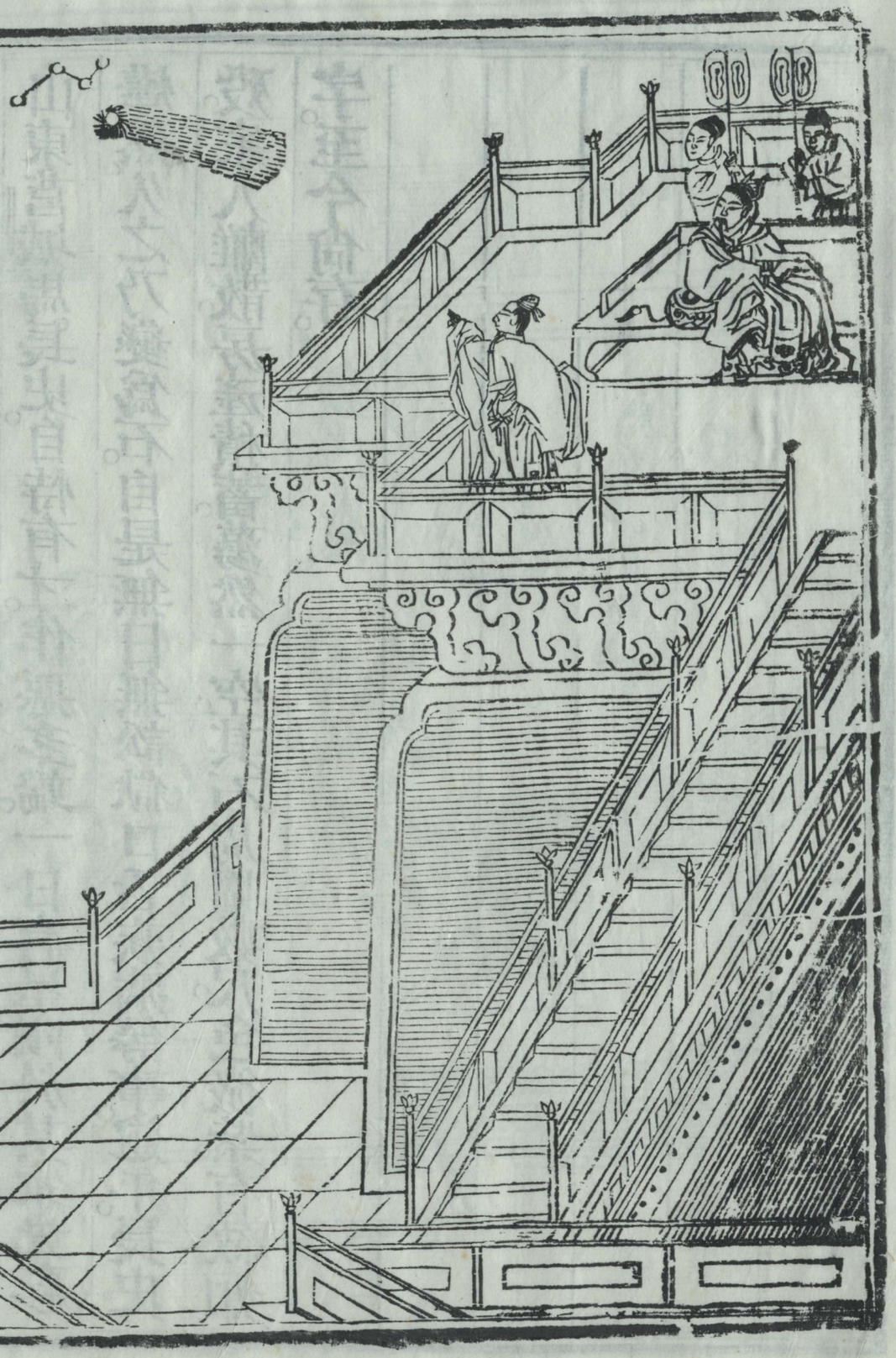


唐御史李儼奉使嶺表忽遇一虎入草叢中作人言曰幾傷故人儼駭曰云何似同年李微聲虎曰是也叙昔日交情甚悉問何以至此曰一日靜坐忽聞門外呼聲遂發狂成此形今見故人能無悲乎因以其妻子爲囑賦詩留別儼問生平有遺恨乎曰某一生毫無善狀以致上干天怒罰變爲虎此足恨耳乃囑儼歸時切勿由此恐不識也大吼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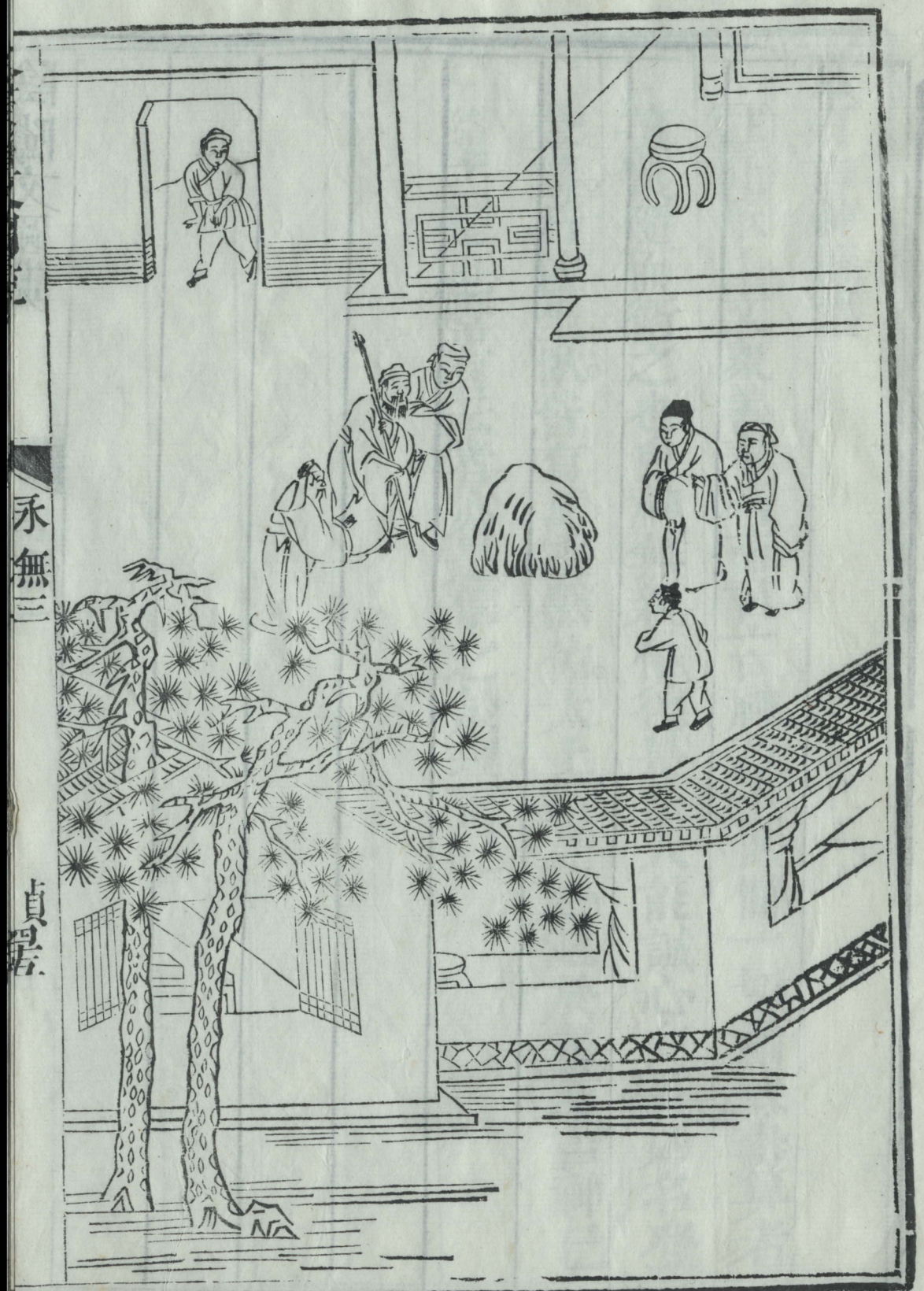
永無惡曜加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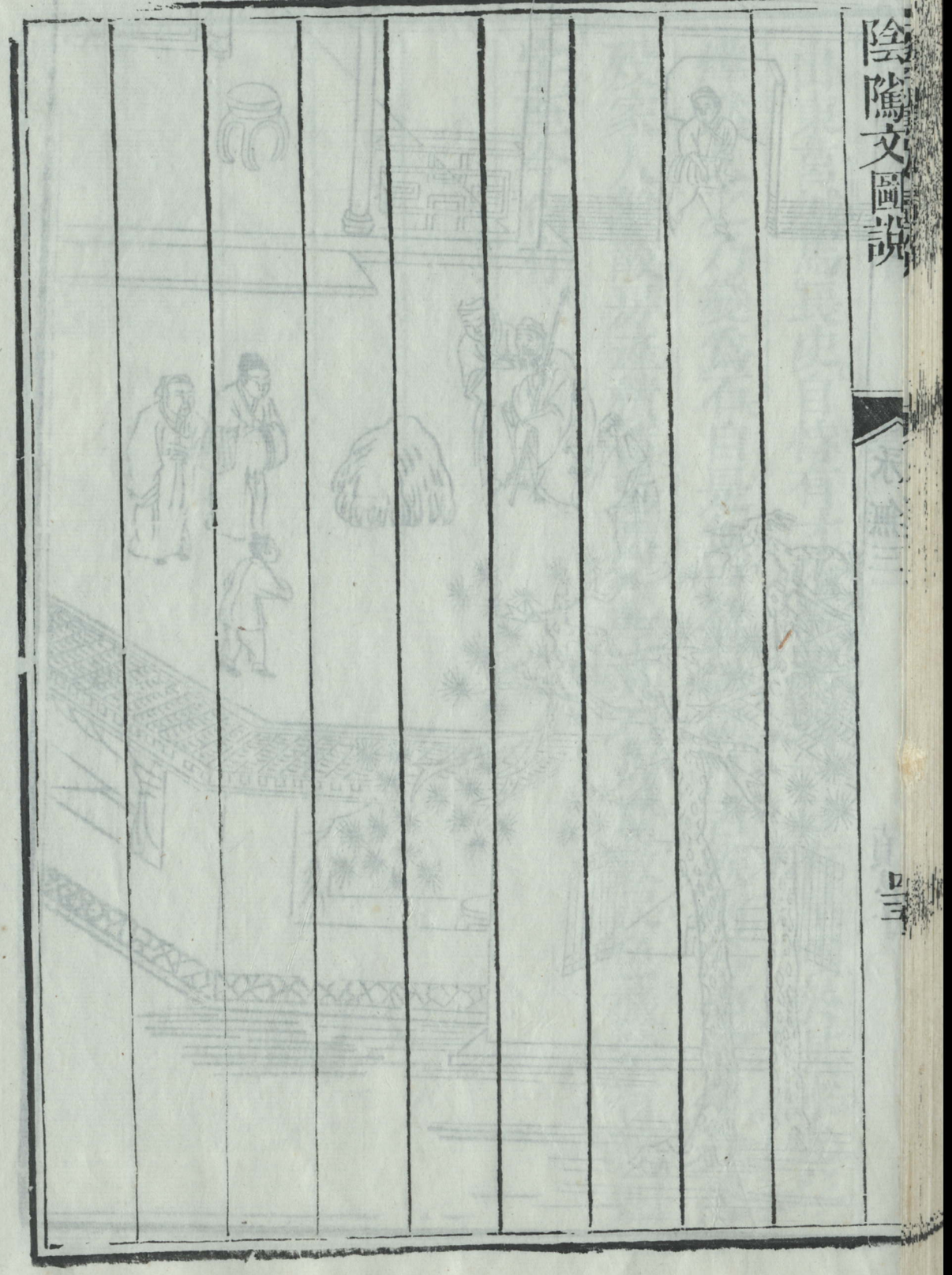
註此承上文諸惡莫作而言。惡曜。惡星也。如天哭。破敗。喪門。弔客之類。人間一年三百六十日。俱有星主之。爲惡之人。心常昏暗。黑氣上冲。以惡召惡。故惡星降而爲災。若諸惡不作。則性體光明。惡曜安得而加臨哉。永無者。據理而信之也。

齊景公時彗星現。占者謂主大災。公坐柏臺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衆。一人祈禱。安能勝萬口之咒詛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惕然悔悟。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山東莒城馬長史。自恃有才。作惡多端。一日有星隕於其家。光彩燁然。久之乃變爲石。自是無日無訟獄口舌疾病等事。逾年。長史歿。家人離散。房產積蓄。蕩然一空。其石周圍數尺。色微紫。有紋如字。至今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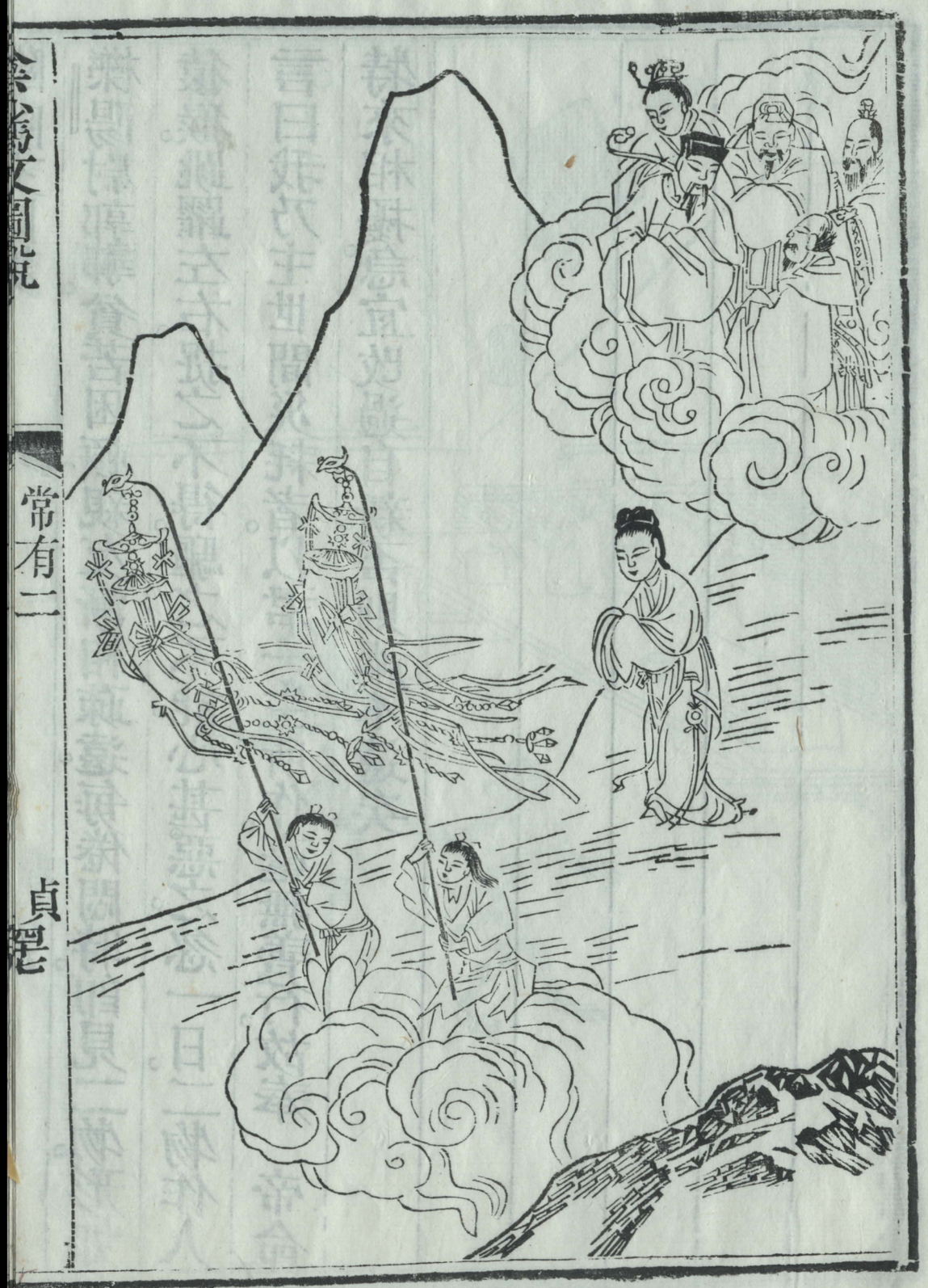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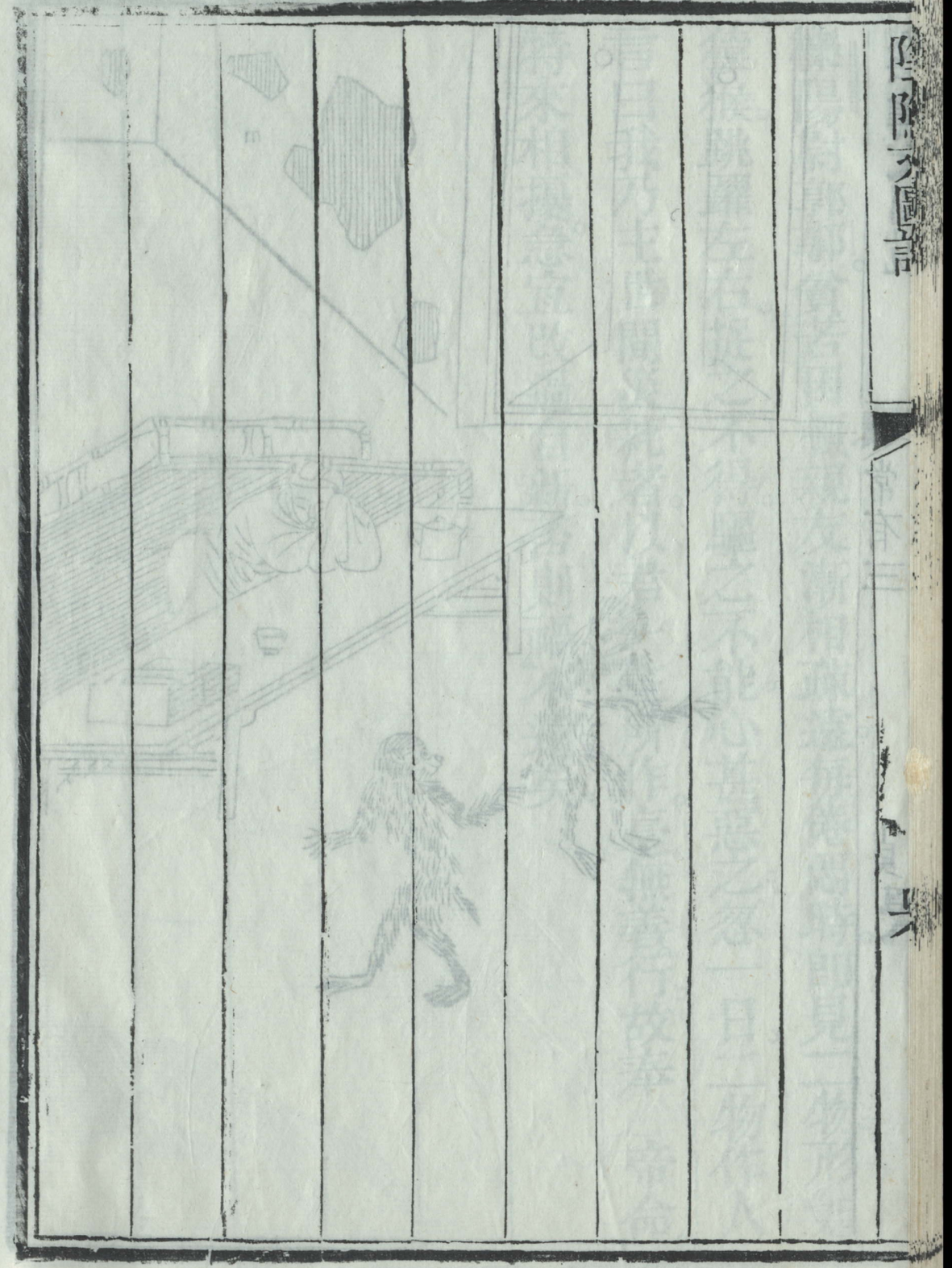
常有吉神擁護

註此承上文衆善奉行而言。吉神。乃主世間一切福祿壽算者。擁護。隨而衛之也。鬼神無親。惟德是依。人能誠心向善。則名登金籙。行住坐臥。皆有萬靈默佑。太上所謂心起於善。而吉神已隨之是也。常有云者。亦是信之於理而已。

晉陵顧成兒媳錢氏歸寧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諸子諸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錢氏聞之急欲趨視其母力阻氏曰夫之娶妻原爲侍奉公姑今公姑一家病俱危篤忍心不歸禽獸何異我往即死不恨遂子然就道及至門聞衆鬼相語曰諸神皆擁護孝婦來也我等若不遠避必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不日盡愈



欒陽尉郭諤貧苦困頓親友漸相疎遠每倦悶時即見一物形如猿猴跳躍左右捉之不得驅之不能心甚惡之忽一日一物作人言曰我乃主世間災耗者以君一生所作毫無善行故奉　帝命特來相擾急宜改過自新否則禍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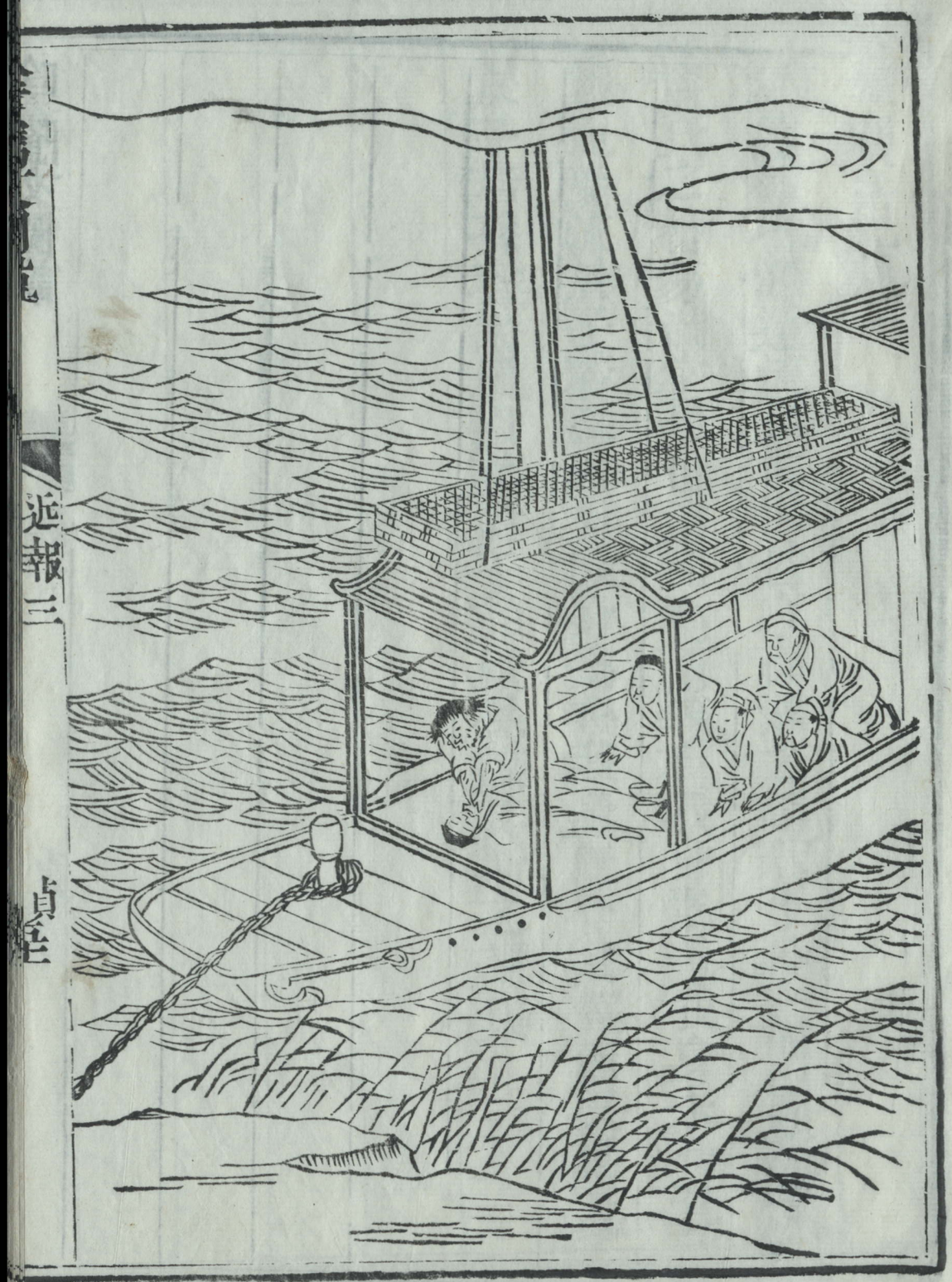


近報則在自己

註惡曜退避吉神擁護則德當天心而感應自速報如膺高位享大祿臻上壽功名垂於簡册美譽著於旂常以及饗勞滿堂之類凡此者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德自我積福自我享故曰近

裴晉公度貧時遇相者曰公形神稍異不貴必飢死一日遊香山寺拾得遺物一囊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携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獄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贖其罪因祈禱匆忙遺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復遇相者大驚曰公滿面陰隲紋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壽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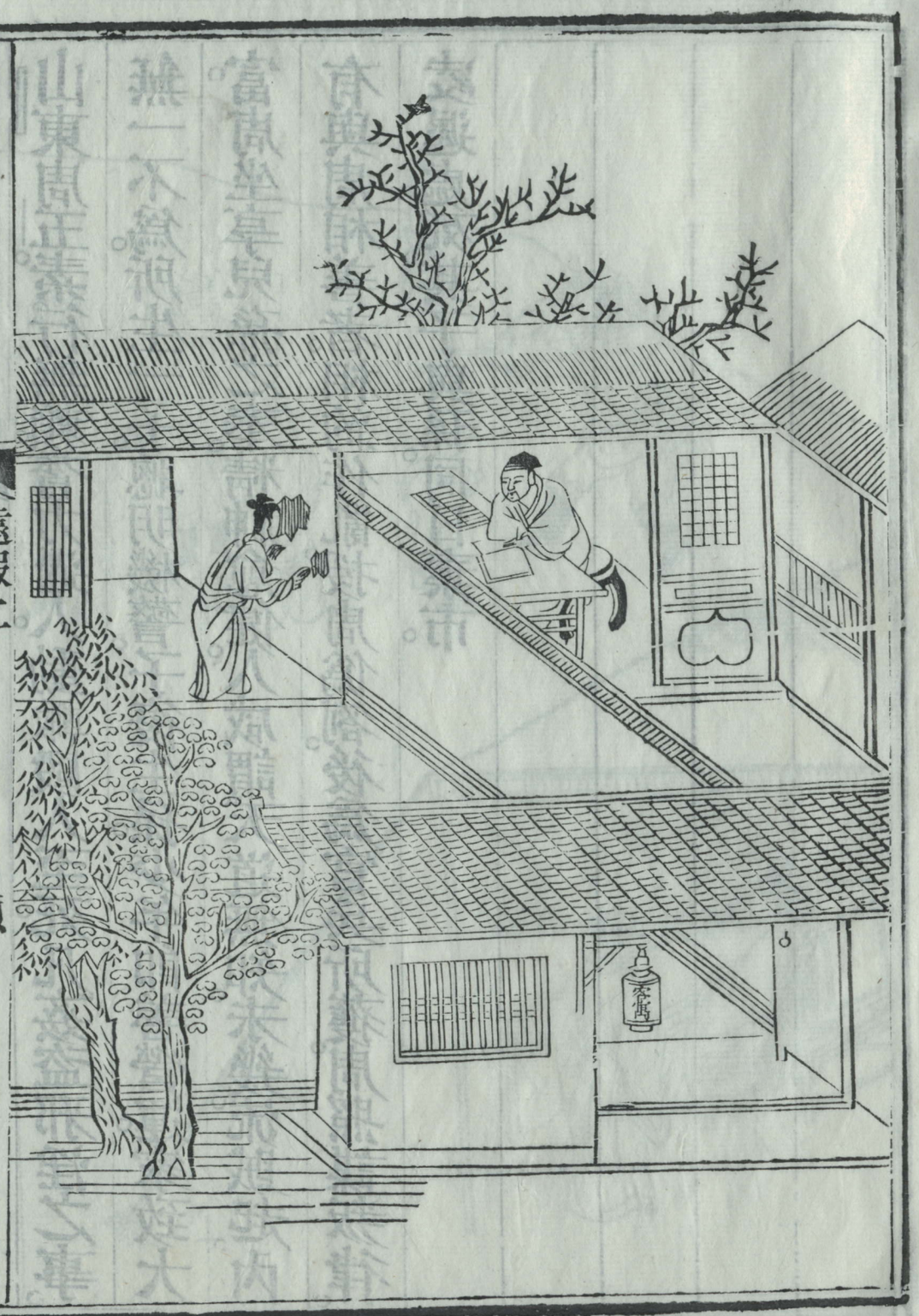
丁恒客遊燕京。遇一壯士結爲死生交。未幾。壯士以盜扳繫獄。丁往省之。壯士曰。我有數百金。藏某處。君取來救我。死則葬我。餘者任君取之。丁利其金。賄獄吏斃之。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作壯士聲。大罵丁負心。並述爲所害之故。舟中人共詫禱云。丁自害君。與衆人何干。君今殺丁於舟中。奈連累我輩何。鬼曰。彼自己作惡。應自己受報。與爾等無涉。當至其家殺之。丁遂甦。抵家三日。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自落其齒。家人奪之。復取刀自剖其胸。又奪之。乃以指自抉其目。睛出而流。須臾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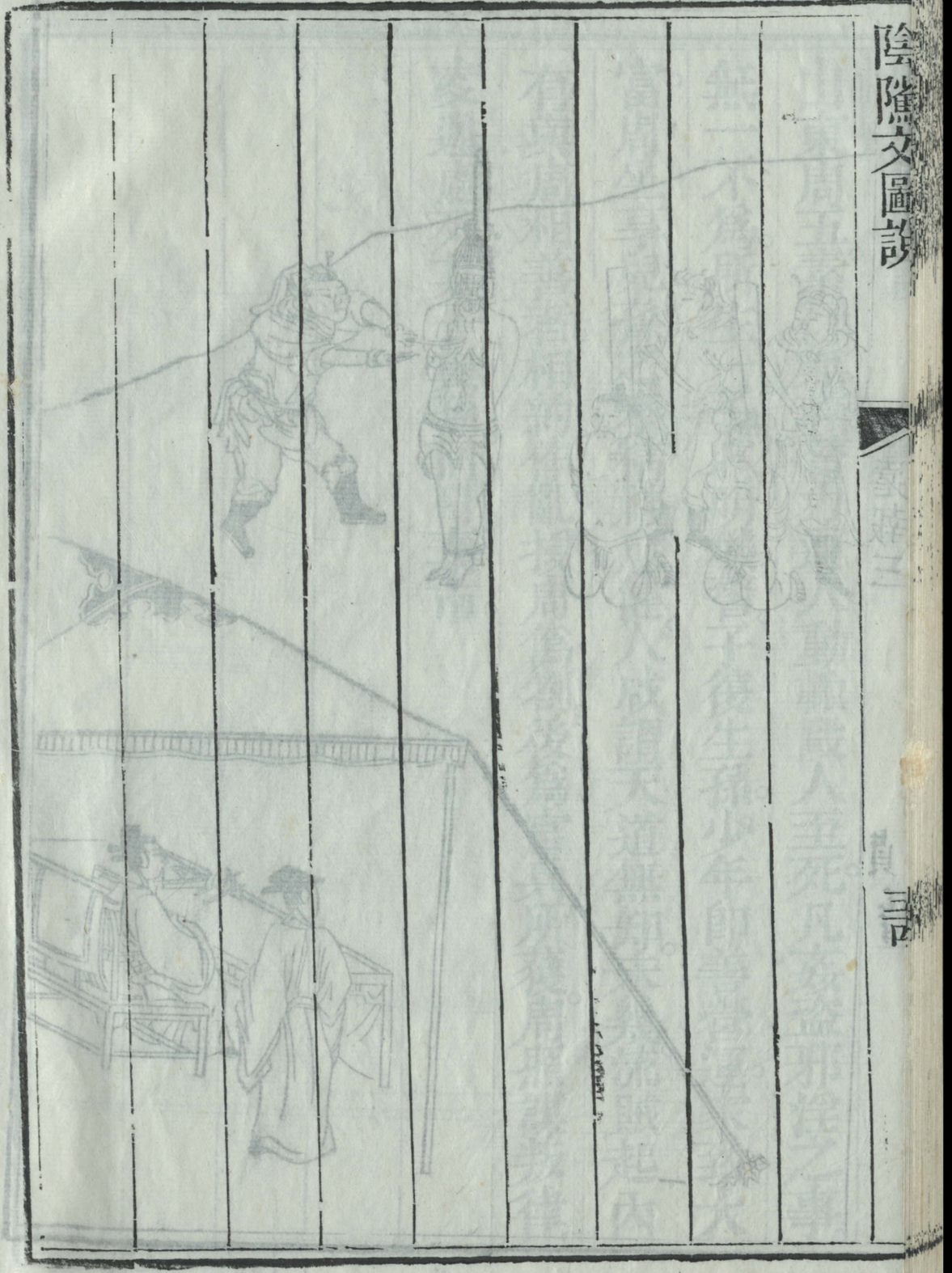
遠報則在見孫

註遠報者。源遠流長。世世昔享福澤之謂。若于公之門閭高大。
竇氏之簪笏滿堂是也。遠報有兩等。有我身爲善。我身未食其
報。而慶流於子若孫者。有我身爲善。我身既食其報。而又延及
於子若孫者。詩曰。以燕翼子。詒厥孫謀。其斯之謂與。

揚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香一枝。訪之。乃主人女也。問何以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作伐何如。主人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甚貧。恐不能存活。公曰。不妨。我當助成之。是日卽爲說合。贈數十金。以完其姻。公歸。夢神告曰。汝本無嗣。因有大德。賜汝一子。以昌爾後。踰年生銓。後登進士。官至尚書。孫五人。俱登顯科。



山東周五。素行無賴。膂力過人。動輒毆人至死。凡姦盜邪淫之事。無一不爲。所生一子。聰明機警。子復生孫。少年卽善營運。家致大富。周坐享兒孫之奉。精神愈健。人咸謂天道無知。未幾。流賊起。內有與周相善者。相約作亂。投周僞劄。後爲官兵所獲。周照謀叛律。凌遲處死。其子與孫。同日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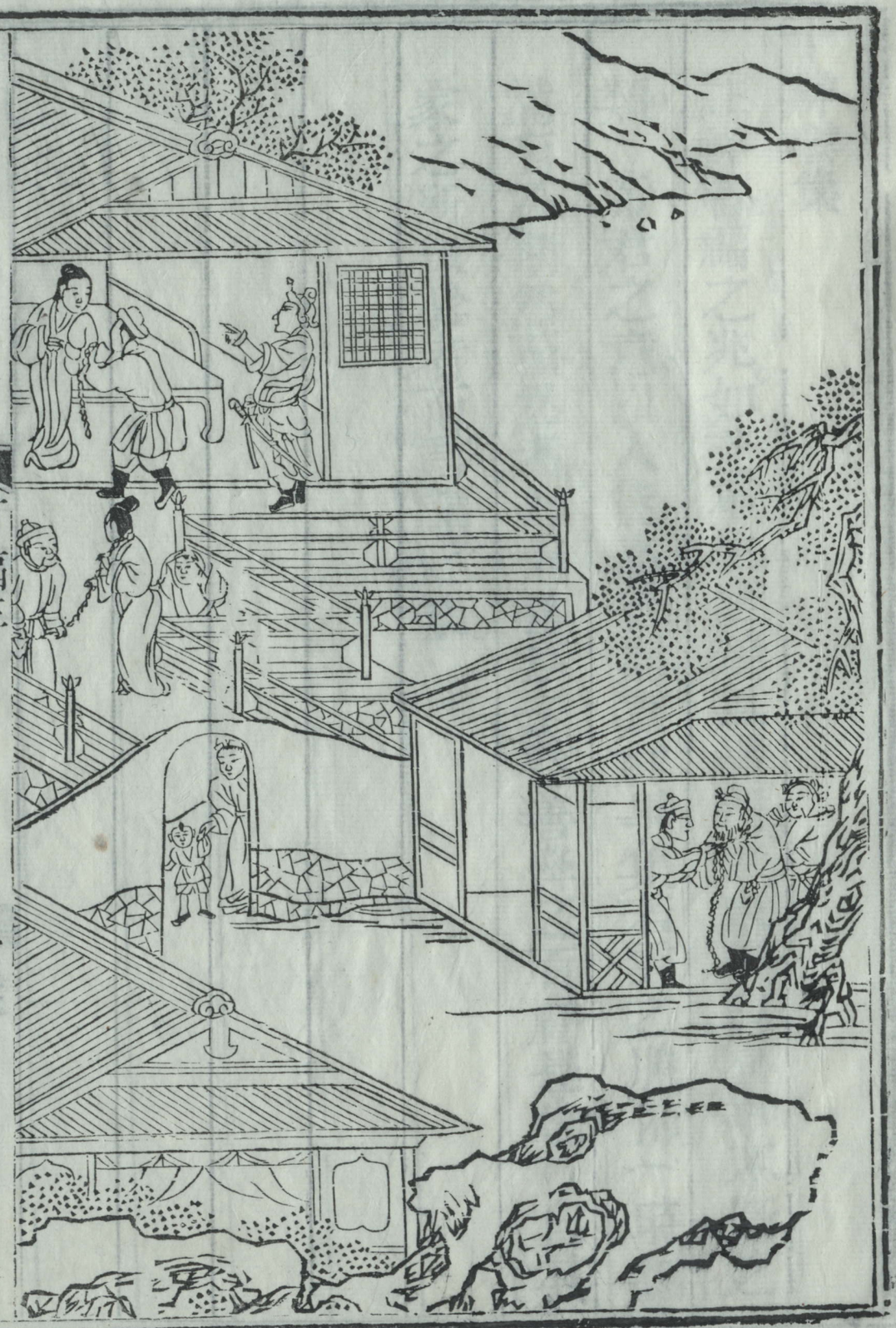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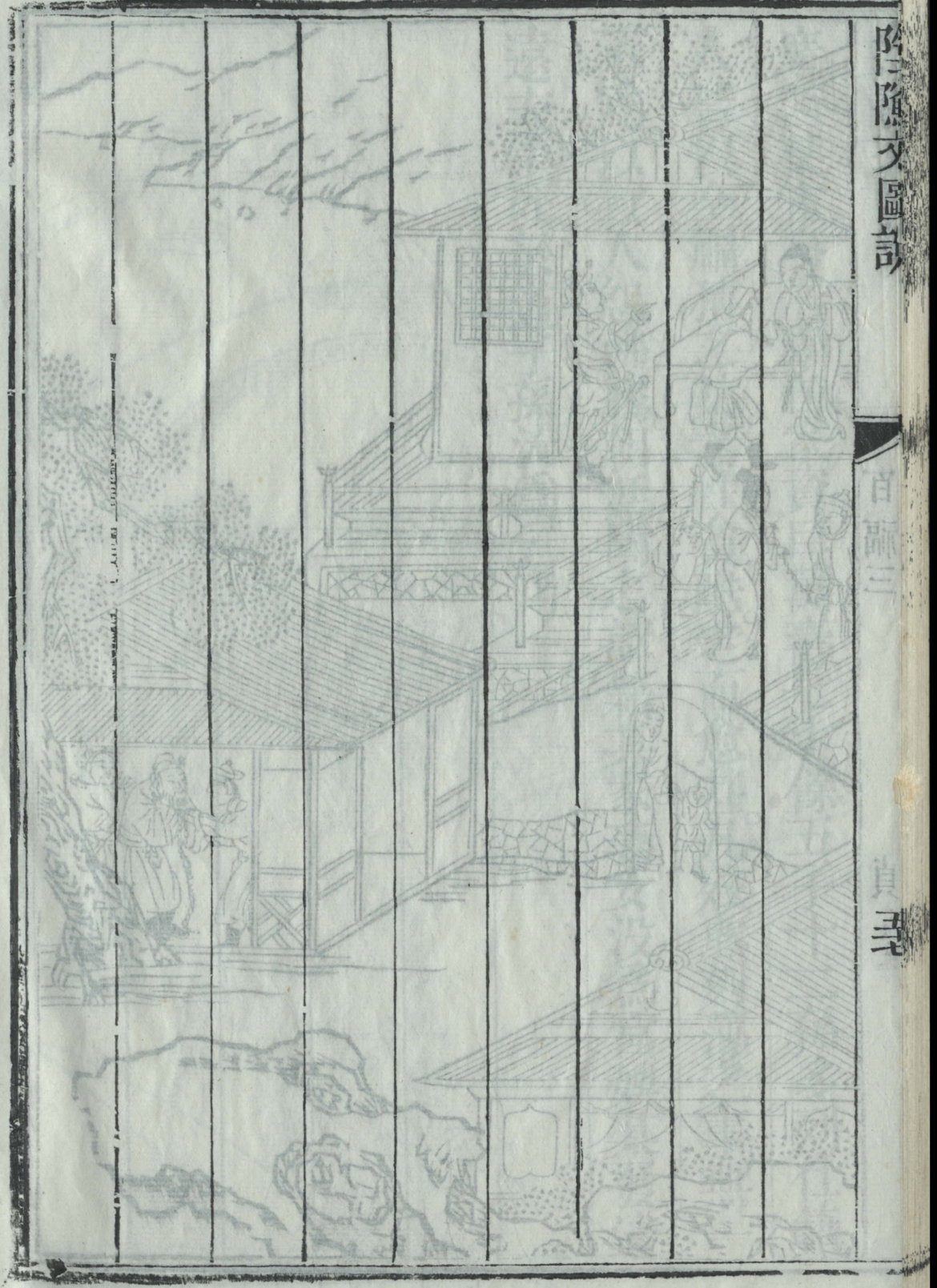
註書言五福。是論福之大。此言百福。是論福之全。言百福而五福在其中矣。駢。駕馬之車也。臻。至也。人能爲善。則克當天心。凡世間一切可欣可喜之事。靡不畢臻。如車馬之輻輳也。自其身之所享受者而言。謂之福。

陰隲文圖說

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陞帳議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忽背後一人。抱離數步。祇將所坐交椅打碎。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百福咸備。

廣西某宦身居顯位家資巨萬壽七十餘五子十二孫多列仕籍人皆以全福稱之某素性貪酷老而愈甚凡殘虐刻薄之事無一不爲以致人怨沸騰朝廷聞之詔籍其家妻女没爲宮婢某發邊遠充軍死於道子孫流爲乞丐





千祥雲集

註祥者。福之兆。如芝草生庭。瑞氣滿門。妖孽不興。喜事不斷之類。帝君之意。以人能爲善。則嘉祥畢集。若雲之騰佈。一時徧滿。有不期然而然者。卽尚書所云作善降之百祥是也。○自其家之所徵驗者而言。謂之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視之。乃素所識也。因曰。汝以貧至此耶。即檢妻首飾數事給之。囑令改行。誓不告人其妻嘗問爲誰。輔曰。已許不言矣。迨輔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即昔之偷兒也。輔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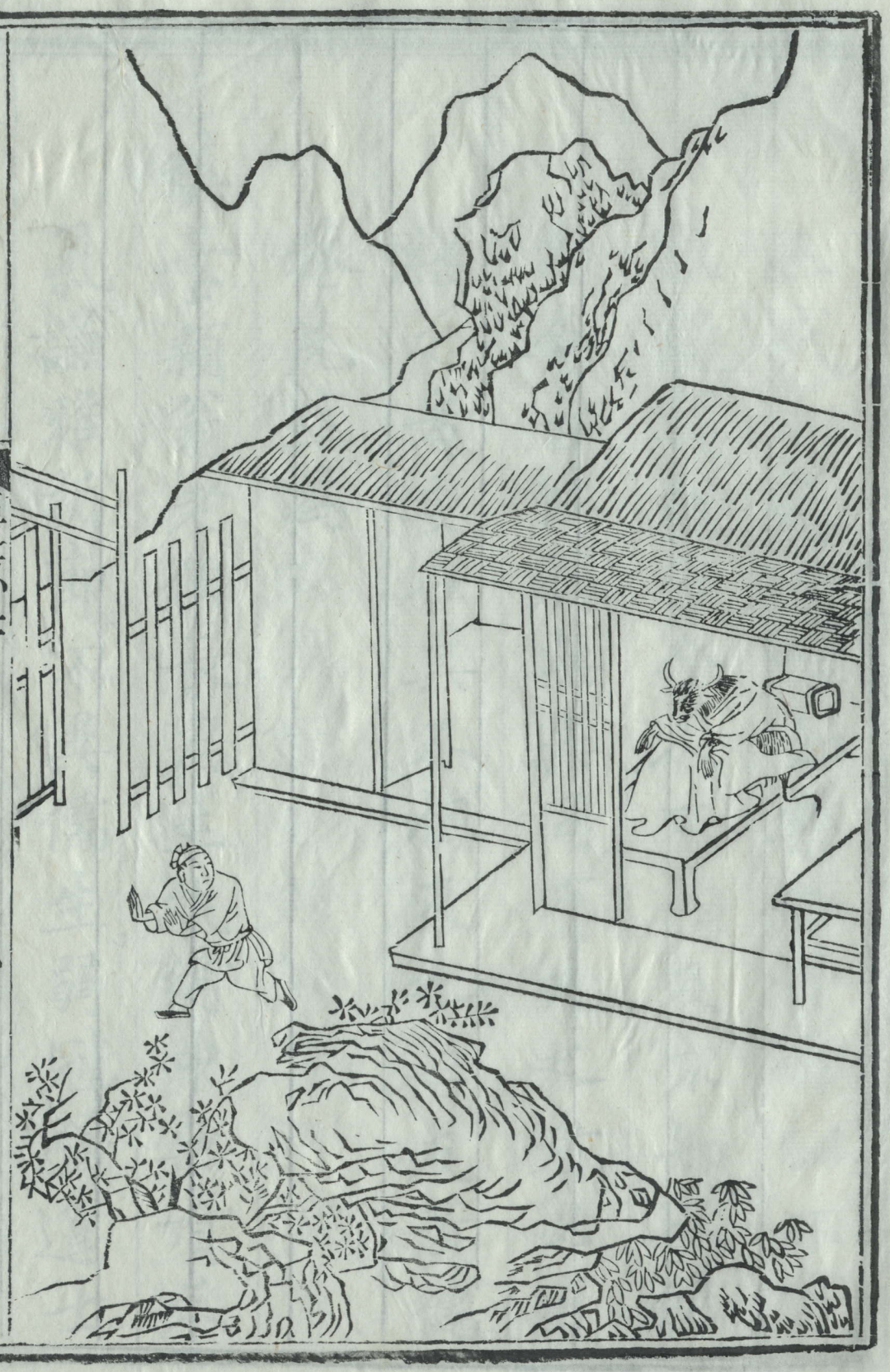
秦州段學詩。清明日。出遊郊外。見塚中有白花一朶。大如盤盂。其光燁然。詩折歸插瓶中。經歲不枯。自是貿易無不一本十利。門庭喜事。源源不斷。詩恃富作惡。強姦鄰女。致女自縊。女之父訟於官。問詩抵償。花即枯死。家道由是日蹙。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註此總結上文六句之意言爲善之人無惡曜之加臨有吉神之擁護自已享其利子孫被其澤以致百福臻而千祥集皆陰騭格天之效也篇中凡九十餘言或鼓舞或警戒反覆丁寧救世之心至深且切猶恐人玩而不信故　帝君於篇終作反振之語以結之使智者見而益勉愚者見而生警共成一極善世界人何可昧焉而忘之哉

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撻囚。血流滿地。怒猶不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亂法背理。不由人不怒。楊婉言再稟曰。昔者曾子有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楊生二子。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僉憲。俱爲名臣。此皆陰騭中得來者也。

莫治書。性最乖戾。不信因果。見人行善。則斥爲假道學。所爲皆逆天背理之事。年四十外。卽得癱症。卧牀十載。便溺滿身。一日忽呼其子。索草數束。命閉其門。不容人入。其子聞內有啖草之聲。啟戶視之。首已變爲牛矣。



三代而後善信如樂正子者。恒不數數覯。竊疑古今人不相及。不知。人雖分今古。性則無異同。有先之者。必有繼之者。安在其不相及也。吾友黃健菴先生。為

鎮臺穎翁老伯長君。生紈綺中。無貴禾氣。謙雅折節。不異儒生。弱冠登進士。

侍從

禁闥。同班聯者。皆豪華公子。健菴處之。澹如也。旦時尚困諸生。授徒京師。聞健菴賢。往訪之。一見歡然。即成知己。下榻相留。每值曉鐘初動。健菴即櫛沐盥漱。向

文昌帝君座前。叩首長跪。朗誦

陰隲文。暨感應諸篇。向晚亦然。暑雨初寒。並無閒斷。蓋其好善之誠。信道之篤。本乎天性。而非勉强於旦夕間也。戊戌秋。旦偉捷南宮。方圖久聚。而健菴外補山右。不復相見者幾十餘載。壬子冬。旦久客思睞。健菴適遷任淮右。獲晤於袁浦公署。衰朽庸陋。蒙款

西席。公餘。出其所輯
陰隲文圖說四卷。勸孝戒淫文二卷。旦
披閱之。下見其註疏。則愷切詳明。其
圖形。則描情入景。足令人破笑為啼。
轉悲為喜。文人學士。既興克復之思。
田婦邨夫。亦運勸戒之念。洵足羽翼
帝經。而為

文昌之功臣。非其好善之誠。信道之篤。而
能若是乎。子輿氏所謂善人信人。以
健菴當之。又何愧焉。誰謂古今人不
相及也耶。爰為殫力挍對。同事者則
有王子涵衆其人焉。閱歲功成。囘拜
手而識於末。

龍山弟姜旦謹跋

京都安定門外外館益友堂王浚敬送三十部

京都安定門外外館益友堂王浚敬送二十部

京都玉成堂敬送伍十部